

3321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二十集

孟母三迁

遊湖陰配

十五貫







京剧索引

第二十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京剧彙編（第二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3 15/16 ·字数：82,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統一書号：10071·186

定价：(7)0.36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剧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戏曲遺產、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剧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為京剧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

目 錄

孟母三迁.....	1
游湖陰配.....	9
十五貫.....	33



孟 母 三 迁

孙甫亭藏本



提 要

战国时，名賢孟軻幼年喪父，孟母仇氏教育有方。孟軻十歲時，鄰近屠戶，軻亦效殺牛宰羊為戲。孟母恐其相習成性，故遷至荒村居住。軻日見亂塚荒丘，頓思亡父，終日悲感，孟母恐其頹然廢志或抑鬱成疾，又復擇善鄰而居。

第一場

〔仇氏上。〕

仇氏 (引)玉潔冰清，撫孤兒，晝夜辛勤。

(詩)歲寒松柏抱堅貞，

茅舍竹籬伴此身。

留待孤葵承雨露，

不使冰操負初心。

老身仇氏。先夫孟公宜，不幸中年亡故。留下一子名喚孟軻，年方十歲。只為家業蕭條，紡織度日。居住在臨街小巷，與那些屠戶為鄰。怎奈我那孟軻孩兒，不知務正，也學那屠牛宰馬，教我放心不下。今日趁我紡織余暇，不免喚他出來教訓一番。正是：欲培佳子弟，須種好心田。

(唱)恨蒼天太無情月圓難久，

恨离群悲寂處蹙損眉頭。

勤紡織改變了纖纖素手，

為孤兒荒學業日夜擔憂。

訪鄰居常使我勞心費口，

看起來這長街不可停留。

待我將姣兒喚出，教訓一番。孟軻哪里？

孟軻 (內)來了！(上)

(唱)過屠門只見些剔骨剜肉，

倒使我豪俠氣陡上心頭。

莫道我年幼小狠心辣手，
要宰那普天下無道的諸侯。

母亲在上，孩兒拜揖！

仇 氏 罢了。

孟 軻 將孩兒喚將出来，有何訓教？

仇 氏 你每日在街巷与那些鄰舍兒童，玩耍些什么？

孟 軻 孩兒在外，不喜与那些兒童玩耍；最喜的是那些杀猪宰羊的营生。

仇 氏 哎呀兒呀，你这小小的年紀，不学長进，怎么学起那杀猪宰羊的营生来了？

孟 軻 母亲，豈不聞古人有云：“乱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孩兒学那宰割猪羊，就如同杀那乱臣賊子。想那些乱臣賊子，被孩兒杀尽，豈不痛哉！豈不快哉！

仇 氏 哎呀兒呀，你不要滿口乱道。听为娘教导于你：

（唱）叫孟軻我的兒听娘指授，

待为娘对吾兒細說从头：

兒的父遭不幸中年夭寿，

抛下了母子們苦度春秋；

为娘我勤紡織把光陰来度，

皆因是兒年小、家業空、盼只盼、数年之后、

教子成名、好对我那孟氏墳丘。

我的兒呀！

孟 軻 （唱）母亲教訓兒謹受，

走近膝前說从头：

兒虽然年幼小心思淺陋，

怎学那市井之徒無賴之尤！

仇 氏 （唱）有一輩聖賢空前絕后，

待为娘学說古聖根由：
仲尼少年陈俎豆，
到后来率門徒宣道德列国周游；
設教杏壇制礼定乐，
講易刪詩述作春秋。
兒若是效法那先师指授，
立志勤學定把名留。

兒啊，你看那亘古以来，哪一个聖賢不从那少年經過。但是父母的教訓，只許你讀書养气，豈容学那市井之徒！况为娘盼子成人，教兒的心切；惟恐兒任气縱性，攻乎异端，不得正道，失沒根基。为娘所教兒的言語，須要緊記心头。

孟 軻 孩兒謹記在心。以往过錯，望母亲恕过！
仇 氏 为娘倒有个主意，你我母子何不迁移在城外乡村，
离开这市井的繁华，以便兒明心养性，你看如何？
孟 軻 孩兒遵命。
仇 氏 好个孝順的兒呀！

（唱）为孤兒移性情循循善誘，
远屠沽近庄农为善的关头。
但願你持正气与聖賢厮守，
教为娘寬怀抱散慮消愁。
〔同下〕

第 二 場

常守文 （內）啊哈！（上）
（念数板）命苦身貧，命苦身貧，世人拿我不当人。
只因我，衣不遮体，常常赤半身。飯不能飽，每日

只能吃半頓。為度殘生給人照應墳。可憐我，飢寒困苦常與鬼為鄰，常與鬼為鄰！

我常守文。就是這鄰國人氏。祖居在這個村兒，給公卿大夫們照管墳墓。因此人都叫我常守墳。只因我國和魯國搭界，可恨那魯國倚強欺弱，時常侵犯我國。因此我國不斷的向百姓們征兵征賦，鬧得全國“老者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了。就拿我們村兒說吧，人口蕭條，住戶減少。我要不是給公卿大夫們照管墳墓，早就被征去當兵啦。這且不言，我們村兒里，新由城里搬來個孟老太太，帶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孤兒寡母，很是清苦。最奇怪的是那個小孩子，每天愁眉泪眼，咳聲嘆氣，自言自語，瘋瘋癲癲。那麼點兒的小孩子，直仿佛個五十多歲的人那麼多愁多慮的樣子。還不如我這旁小子沒心沒肺，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哪！

(唱)近日里村落中炊烟減少，

人口稀住戶少景況蕭條。

我雖然貧苦身襤褸衣帽，

覺天寬與地闊並不心焦。

看在这墳塋中不覺狂笑，(笑介)

富與貴貧與賤一個土包。

孟 軻 (內)走哇！

常守文 远远望見那個小孩來啦，待我听他說些什麼！

[孟軻上。]

孟 軻 (唱)嘆光陰如過客百年非久，

朝復夕夕還朝日月輪流。

青山綠水還依旧，

一坏土也不知几历春秋。
凄風苦雨殘碑朽，
野草閑花滿目愁。
問天不語空搔首，
觸目傷心不自由。
悲从中來汨濕衣袖，汨濕衣袖、
我那亡父啊！

拋下了母子們寡侶失儔。

常守文 我說這小孩，你有什么症候吧？

孟 軻 原來是墳少爺！

常守文 好說您哪。我問問你，你天天這麼愁眉苦臉的，爲了什麼呀？

孟 軻 老丈，你看蓬蒿遍野，古墓成堆。想人生在世，不過百年，無非如此。豈不令人傷心慘目，教我豈得不愁？

常守文 我問問你，您今年高壽啦？

孟 軻 年方十歲。

常守文 您才十歲，就打這個算盤，多早晚您才愁的完哪！

孟 軻 休得取笑。看前面青山隱隱，綠水迢迢，何不同去一觀？

常守文 我還有事，不能奉陪。公子請便吧！

孟 軻 如此說，少陪了。正是：賢愚千載知誰是，早晚蓬蒿共一丘。請！（下）

常守文 哎呀，只顧跟他瞎聊，我的晚飯還沒準備出來哪。
我得準備晚飯去！（下）

第三場

〔仇氏、孟軻同上。〕

仇 氏 (唱)荒郊外渺茫茫山明水秀，
村落里人烟少風景清幽。
為孤兒避繁華遷移未久，
怎奈他雙眉鎖整日憂愁。

兒呀，你我母子遷移在這村莊以內，看那些風清月白，水秀山明，正好暢意開懷，涵養那中和之氣。怎麼你，不是學那些埋葬的儀節，就是學那吊祭的悲哀！我看你小小的年紀，是這樣抑都不舒，豈不墮落了英雄志氣！難道說，這村莊居住，就不能悅性怡情了么？

孟 軻 母親所說言語，孩兒領會。豈不知這村居野處，悅性怡情；怎奈一見荒丘壘壘，古墓成堆，不由得痛徹心肝，想起去世的爹爹來了！

仇 氏 兒待怎講？

孟 軻 想起去世的爹爹來了！

〔仇氏、孟軻同哭介。〕

仇 氏 (唱)听我兒言悲慘壯心灰透，
亡夫，孟軻，兒呀！

(唱)不由我肝腸斷痛淚交流。

娘本意避繁華為兒遷就，
又誰知反惹起兒思父的念頭。
倘若是兒有個天長地久，
教為娘怎對那孟氏墳丘！

兒呀，如此說來，在這村中居住，倒是為娘的不是了？

孟 軻 孩兒怎敢說母親的不是！

仇 氏 也罷！你我母子仍舊遷回城內，尋一清幽所在，兒

好上进讀書，栽培志气，你道如何？

孟 軻 孩兒遵命！

仇 氏 如此甚好。来，来，来，随为娘把行囊家具收拾来。

(唱)母子們因擇地东奔西走，

避村居返城邑往复周流。

盼我兒归正道把心机用透，

擇一处好鄰居教子回头。

兒啊，随为娘来呀！

【同下】

游湖陰配

毛世來藏本

提 要

南宋末季，平章賈似道退取家居，携寵妾李蕙娘游西湖。途遇張氏女，賈艷其美，舍李而追張。適有舉子裴玉蓮與蕙娘遇，互有愛慕意。蕙娘故遺手帕于橋側，事為賈家奴僕所見，促蕙娘去。賈追及張，使僕致意願置妾膝，張母不允，賈欲行強搶劫，會裴尾蕙娘亦至，銳身排難，張母女得乘機逸去。賈僕遷怒于裴，因誘詢姓氏居址，將圖陷害，裴遽以實告。賈歸家，奴又告以蕙娘與裴生之事。賈怒殺蕙娘。蕙娘魂入幽冥，訴冤狀，冥中憫其無辜，賜蕙娘陰陽扇使還陽世與裴生作百日團聚。蕙娘持扇覓裴生，時裴已為賈賺入府中，囚之書房，并遣奴苗義殺以泄憤。蕙娘以扇扑苗義于地，偕裴逾垣逃。值期滿鬼卒銜命招蕙娘，蕙娘與裴遂生離死別。

第一場

〔賈似道上。〕

賈似道 (引)官居首相，告職歸，樂守田園。

(詩)我本當朝一首相，

如今告老轉還鄉；

紫袍烏紗居人上，

無非浮雲夢一場。

〔丑院子暗上。〕

老夫、賈似道。宋室為臣。只因年近，告老還鄉，來在這杭州居住。夫人早喪，是我納一小星，名喚蕙娘，倒也稱心如意。今乃西湖庙会之期，不免帶領蕙娘前去，一來降香，二來游賞西湖。來！

丑院子 有。

賈似道 請夫人出堂！

丑院子 請夫人出堂！

〔丫環引蕙娘上。〕

蕙娘 紅顏自古多薄命，一樹梨花壓海棠。

參見老爺！

賈似道 罷了，一旁坐下。

蕙娘 謝坐。將妾身喚出、有何吩咐？

賈似道 今日乃西湖庙会之期，將娘子喚出，隨老夫前去，一來拈香，二來游賞西湖。

蕙娘 妾身奉陪。

賈似道 家院，吩咐外廂帶馬，車輛伺候！

丑院子 外廂備馬，車輛伺候！

〔四青袍、一車夫上。〕

賈似道 (唱)人來帶馬會場往。

蕙娘 (唱)游賞西湖走一場。

〔同下〕

第 二 場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引)先夫早喪，學孟母，教子有方。

〔院子暗上。〕

老身張王氏。先夫張公，曾在宋室為臣，不幸中年亡故。膝下無兒，所生一女，名喚秀英，今年一十七歲了，隨定老身習學針黹，倒也十分可愛。只是老身已逾花甲，女兒尚未字人，也是一樁心事。這且不言，今乃西湖庙会之期，不免帶領女兒前去降香。家院！

院 子 有。

張王氏 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丫環、張秀英上。〕

張秀英 長在深閨內，德操效孟光。

參見母親！

張王氏 罷了，一旁坐下。

張秀英 謝坐。將女兒喚出，有何訓教？

張王氏 今乃西湖庙会之期，意欲帶領我兒前去降香。

張秀英 女兒遵命。

張王氏 家院，吩咐車輛伺候！
院 子 車輛伺候！
張王氏 （唱）母女們同上車離了家下。
張秀英 （唱）一路上觀不尽野草閑花。
〔同下〕

第 三 場

〔書僮引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小生裴玉蓮，乃湖广人氏。今乃大比之年，进京赴考。来此杭州地面，身体十分疲倦，不免找一店房歇息歇息。裴安，帶路！
（唱）裴安帶路往前奔，
見一店房且安身。
来此已是店房，店家！

店 家 （內）啊哈！（上）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相公住店嗎？

裴玉蓮 正是。將馬帶过！

店 家 是。客官用些什么？

裴玉蓮 取杯茶来！

店 家 是。茶到。相公吃过飯了沒有？

裴玉蓮 前途用过了。啊店家，我心中甚是煩悶，你們这里可有什么消遣的所在無有？

店 家 我們这兒最出名的就是西湖，今天又是庙会，您何不到那兒逛逛去哪？

裴玉蓮 好，裴安看守門戶，我就此去也。

〔店家，書僮下。〕

裴玉蓮 (唱) 独坐旅店心悶倦，
前去游湖散心田。(下)

第 四 場

〔胡知奮上。〕

胡知奮 (詩)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学生胡知奮。家父胡不高，在这杭州城里开了一座綢緞店，生意倒也十分發財。我学生是黌門秀士，今日是西湖庙会之期，有心前去逛会，怎奈不識路徑，怎样的前去。看那旁有兩個人来，想必也是逛会的，待我同他們一塊兒去。

張 三 (內) 啊哈！(同上)

李 四 从早离了家，

張 三 拐騙作生涯。

李 四 張三。

張 三 李四。

李 四 兄弟，今兒个是西湖庙会，咱們哥倆到那兒，順便弄他兩檔子。

張 三 好，走哇！

胡知奮 二位是逛会的嗎？

張 三 是呀！您也是逛会的嗎？
李 四

胡知奋 是的。我不認識道路，我們一同走吧。

張 三
李 四 好，一塊兒走。（圓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杭州城內好風景，

那旁站定一伙人。

且住！适才聞得店家言道：今日乃西湖庙会之期，甚是熱鬧。只是不曉路徑，如何前去？看那旁有一伙人，想是逛廟的，待我問來。啊，三位敢是逛廟的么？

張 三
李 四 是啊，是啊！您也是逛廟的嗎？

裴玉蓮 正是。

張 三
李 四 咱們一塊兒走吧！

裴玉蓮 正要同往。

張 三
李 四 （唱）聒聲二位一同行，

裴玉蓮 （唱）且到庙会散愁情。

〔同下〕

第五場

〔慧靜上。〕

慧 靜 扫地不傷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

小僧慧靜。今乃本廟开会之期，不免打扫佛堂，准备施主前来拈香便了。（打扫介）

〔家院、丫环、張王氏、張秀英同上，燒香畢，同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蕙風同上，燒香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同下。〕

〔裴玉蓮、張三、李四、胡知奇同上。〕

〔蕙娘出門介，見裴玉蓮對視笑介，與裴玉蓮互拍手笑下。〕

胡知奇 哎，你看那女子，“把合”你来着！

裴玉蓮 無有什么。

胡知奇 我看見了！

裴玉蓮 無有什么。

胡知奇 我看見了嗎！（欲搶介）

裴玉蓮 豈有此理！（下）

胡知奇 你走了也不成啊！我到底要看看。（跪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蕙娘、車夫同上。〕

賈似道 （唱）燒罢了一爐香忙回家轉，

大路旁天然景美丽可觀。

蕙 娘 （唱）催車輛往前行上橋觀看，（上橋介）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下。〕

〔裴玉蓮、胡知奇、張三、李四上。〕

蕙 娘 （唱）見那人身俊俏貌似潘安。

〔對裴玉蓮作打手式介，裴玉蓮上橋，蕙娘欲言又止，凡作三次，胡知奇看出神介，張三、李四從後將胡的衣服脫下介。張三、李四下。蕙娘又要言，遺手帕笑下。裴玉蓮拾帕隨下。〕

胡知奇 哎呀！我的衣服，被他們偷去了，待我追這狗娘養的去！（下）

〔張三、李四上，跪下，胡知奇追上又下。〕

〔院子、丫環、張王氏、張秀英、二車夫、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蕙娘、車夫同上。〕

賈似道 看那女子生得十分美貌，賈六上前提亲。

丑院子 是啦。老院公請過來。

院 子 何事？

丑院子 那小姐兒是誰呀？

院子 那是我家小姐，你問他作甚？

丑院子 不是，因為我們太師爺挺喜歡你們小姐的，把他給我們太師爺，你看怎麼樣？

院子 真乃胡說！（打丑院子介）

丑院子 好好，打我。太師爺！他不答應，他還給我一個滿臉花。

〔裴玉蓮上。〕

賈似道 不識抬舉，搶！

〔眾家奴欲搶，裴玉蓮上前勸介。〕

裴玉蓮 且慢！

〔張王氏原人下。〕

裴玉蓮 啊，這位員外，不必如此，他乃是良家婦女，不要如此莽撞。

賈似道 這！

裴玉蓮 請回去罷。

〔四青袍、丑院子、賈似道同下。〕

〔蕙娘看裴玉蓮不語介，丑院子又上，拍蕙娘介。〕

丑院子 員外叫您哪。

〔蕙娘羞下。〕

丑院子 這位相公貴姓啊？

裴玉蓮 小生裴玉蓮。

丑院子 听您說話不像此地人哪？

裴玉蓮 乃湖廣人氏，只因進京赴試，從此經過。

丑院子 您住在哪啦？

裴玉蓮 就住在前面大元店內。

丑院子 是是是，剛才的事，多勞您駕啦。

裴玉蓮 不敢。

〔丑院子下。〕

裴玉蓮 方才那一娘子，生得十分美貌，不知是誰家的家眷。方才那人也忘記問他，那娘子与我手帕一方，待我觀看。（念介）“蕙娘”。手帕上面写着“蕙娘”二字，想是那女子之名。且自由他，天色不早，不免回店歇息便了。正是：無心栽種河邊柳，誰知楊柳盡成行。（下）

第 六 場

〔賈似道、丑院子、蕙娘同上。〕

賈似道 娘子后面歇息去吧。

蕙 娘 遵命。（下）

賈似道 哈哈……，好個絕色女子！

丑院子 您還樂哪？沒檢着板子，差點兒丟扇門。

賈似道 此話從何說起？

丑院子 是您不知道哇，方才不是有人給咱們了事來着嗎？您走后，蕙娘就跟那小子眉來眼去，嘿，要不是我，您早當上這個啦！（比手勢介）

賈似道 有這等事！喚蕙娘。

丑院子 蕙娘快來！

〔丫環引蕙娘上。〕

蕙 娘 忽听老爺呼喚，吓得胆戰心寒；若為西湖之事，還須巧言遮辯。
參見老爺！

〔賈似道怒介。〕

賈似道 坐下！

蕙 娘 謝坐。老爺怒氣不息、為着誰來？

賈似道 我就為你來。

蕙 娘 為妾身何來？

賈似道 适才在西湖，你與那狂徒眉來眼去，難道欺壓老夫
年邁不成？

蕙 娘 哪有此事！

賈似道 你还敢抵賴，有人得見！

蕙 娘 何人得見？

賈似道 家僮得見，上前對詞！

丑院子 你跟那少年眉來眼去的，我不叫你，你还不回來哪。

蕙 娘 住口！

（唱）罵聲奴才真大胆，

老爺面前進讒言。

走上前來將你打！（打丑院子耳光介）

賈似道 呸！

（唱）大胆賤人尚巧言。

手持剛刀將你斬！

〔殺死蕙娘介。蕙娘下。〕

賈似道 將尸首拖了下去！蕙娘已死，但此事不可洩漏于外，
你等俱要小心！

院 子
丫 环 是。

賈似道 正是：蕙娘做事大不該，敗我家風為何來。

〔同下〕

第 七 場

蕙 娘 （內唱二黃倒板）

聚三魂归七魄随風飄蕩，(上)

(唱二黃搖板)

星淒淒月慘慘好不淒涼。

我乃蕙娘鬼魂是也。只因前日游賞西湖，遇一少年公子，是我一見傾心，不想被惡奴看破，告知老賊，將我一刀杀死。是我陰魂不散，不免去至閻君殿前告他一狀便了！

(唱)这才是無端的大禍天降，

冤魂鬼無归宿心意徬徨。(下)

第 八 場

〔众鬼卒上，堆鬼，判官上，跳判。〕

判 官 (詩)掌案在陰曹，

一枝筆如刀；

包相執法后，

不敢差分毫！

我乃陰曹閻君殿下掌案判官是也。今乃三六九日，開放酆都。众鬼卒，酆都去者！(圓場)

〔蕙娘鬼魂上，趑場下。〕

鬼 卒 有一惡鬼擅闖酆都！

判 官 將他抓來見我！

〔众鬼卒下，揪蕙娘上。蕙娘跪介。〕

判 官 嚀！何處惡鬼，胆大擅闖酆都。講！

蕙 娘 判官爺容稟：

(唱)都只为賈似道害我命喪，

因此上求判爺代稟閻王。

判 官 你既前來告狀，可知陰曹規矩？

蕙 娘 小鬼不知，請判官指教。

判 官 听了！

（唱倒板）

三十三天登宝殿，

（轉原板）

有牛头和馬面站立兩边。

行善的俱在桥上过，

作惡的一个个打入奈河間。

叫怨鬼随我到閻罗宝殿，

見了閻君說根源。

〔同下〕

第 九 場

〔众鬼卒、判官、閻王上。“点絳脣”。〕

閻 君 （詩）賞善罰惡不稍偏，

陰陽虽隔理一般。

人間多少不平事，

一到森罗便雪冤。

我乃五殿閻君是也。适才朝罢地藏王而归。掌案的，有何事議？

判 官 啓閻君：今有陽世蕙娘，被賈似道杀死，冤魂不散，前來酆都鳴冤。

閻 君 押上来！

〔众鬼卒押蕙娘上跪介。〕

蕙 娘 參見閻君！

閻 君 嘟！胆大惡鬼，为何被賈似道杀死？講！

蕙 娘 閻君容稟：

(唱)都只为游西湖被杀命丧，

望閻君开大恩放我还陽。

閻君 原来如此。掌案的，查看他的陽寿可滿？

判官 領旨！啓閻君：蕙娘陽寿該活七十二岁，今方二十一岁身死；且与东斗星有百日姻緣之分。請閻君定夺。

閻君 既然如此，賜他陰陽宝扇，送他去到陽世与东斗星了却百日姻緣，再来复命。掩門！（下）

判官 遵命！

〔圓場。众鬼卒押蕙娘过桥介，同下。〕

第十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

小子賈六。只因那日游賞西湖，我家姨奶奶蕙娘，跟一个少年書生裴玉蓮眉来眼去，被我看見，告知我家相爷，我家相爷將蕙娘杀死。这几天相爷又想起那个書生，是我說：我知道这个書生住处。今日奉了我家相爷之命，去請裴生。不免这就去、这就去。（下）

第十一場

裴玉蓮 （內唱倒板）

自那日西湖归心神不定，（上）

（唱）每日里一陣陣記挂在心。

那蕙娘真乃是絕世姿品，
惟嫦娥与西施堪与比倫。

忘不下繾綣情心神不穩，

坐店房思蕙娘神志不寧。

小生裴玉蓮，乃湖廣人氏。只因進京赴試，來在杭州。那日游賞西湖，偶遇蕙娘。回來之後，身體即感不適。已命書僮去至大街，買些果品來用。還未見到來。

〔丑院子上。〕

丑院子 奉了相爺命，來請裴相公。

來此已是。嘿，店小兒！

店 家 （內）來啦，來啦。（上）

六爺，什麼事呀？

丑院子 我問問你：有一位裴相公住在你們這兒嗎？

店 家 是啊！

丑院子 請出來，說我要見。

店 家 是啦。裴相公門外有人找您！（下）

裴玉蓮 待我看來。

丑院子 啊裴相公！

裴玉蓮 啊，管家到此何事？

丑院子 奉了我家相爺之命，請您到我們那兒去。

裴玉蓮 你家相爺是哪個？

丑院子 就是賈似道、賈太師，您不是還給管過閑事來着嗎？

裴玉蓮 我與他素不相識，請我作甚？我是不能前去。

丑院子 四海之中，皆是朋友，您去一趟沒關係。

裴玉蓮 我是不能前去！

丑院子 走吧，走吧！

〔丑院子拉裴玉蓮同下。〕

第十二場

〔四青袍引賈似道上。〕

賈似道（唱）我命家僮前街往，
請來裴生作商量。
將身且坐二堂上，
且听家院報端詳。

老夫、賈似道。那日帶領蕙娘去到西湖游玩、不想蕙娘这賤人，竟与什么裴生調情，坏我家風。是我回得家來，將这賤人杀死。賈六言道：与蕙娘調情那人，現仍住在杭州；已命他前去將他請來，三更时分，將他杀死，以杜外間耳目。賈六去了这半日，为何还不見到來！

〔丑院子上。〕

丑院子 請得裴生至，報与相爷知。
已將裴生請到。

賈似道 有請。

丑院子 有請裴相公！

〔裴玉蓮上。〕

裴玉蓮 無故請來相府，不知吉凶禍福。

啊，相爷！

賈似道 相公請坐。

裴玉蓮 謝坐。將生員喚到府中，有何見諭？

賈似道 只因老夫府下缺少一代筆先生，故請先生到來屈就屈就。

裴玉蓮 小生現在急于赴考，此事万万不敢从命！

賈似道 相公不必推辭。來，請裴相公書房安歇。

〔四青衣扶裴玉蓮下。〕

賈似道 裴玉蓮哪裴玉蓮！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下）

第十三場

〔蕙娘鬼魂上。〕

蕙 娘 （唱）淒慘淒離却了陰曹地界，
孤單單形怯怯好不悲哀。
奴乃蕙娘鬼魂是也。奉了閻君之命，去至相府與裴生
了却百日姻緣，不免駕起陰風就此前往！
（唱）駕起陰風朝前進，
見了裴生說分明。（下）

第十四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自那日進相府心情倦怠，
有什麼吉凶事分解不開。

〔進書房介。蕙娘上。〕

蕙 娘 （唱）行几步來至在書房外，
快叫裴生把門開。
來此已是書房，待我叫門。且慢！我想頭上現有金釵，
不免敲動門環，他在里面聽見，自然應聲了。
（唱）我这里用金釵門環叩定，
裴玉蓮 （唱）又听得房門外敲門之聲。
外面有人叫門，想是書僮打茶來了。待我与你開門。
（開門介）書僮！書僮！啊，為何無人哪！想是夜靜風
大，吹動門環，也未可知。（進門介）

蕙 娘 相公！

裴玉蓮 啊！这一娘子家住那里，姓甚名誰，来在書房作甚？

蕙 娘 裴生不要害怕，奴背了平章老賊与你作伴来了。

裴玉蓮 那里是与我作伴，分明是平章老賊差你前来暗害于我，你道是与不是？

蕙 娘 裴生啊！

(唱)相公不要心害怕，

奴家言来听根芽：

奴背老賊来書館，(走圓場)

願与你成夫妇宜室宜家。

裴玉蓮 住了！

(唱)賤人作事太不該，

苦苦害我为何来！

天哪，天！要出他府，是万万不能得够。

蕙 娘 既然不从奴家之事，少时必有大禍临身。

裴玉蓮 住口！我不依从于你，我有什么禍？我有什么禍？

蕙 娘 裴生，奴为你受尽千辛万苦，你就該不疑心才是。

裴玉蓮 明明是你前来害我，我怎么不疑心？

蕙 娘 裴生啊！

(唱)站立在書館內珠泪不干，

听奴家把前情細說一番：

曾記得游西湖相見一面，

被平章那老賊看破机关；

回二堂他向我追問長短，

也是我巧言辯未吐实言；

那老賊怒气生渾身抖战，

持鋼刀杀死我命归陰間；

在陰曹閻君前伸冤訴怨，

那閻君他道我屈死可憐；
我与你百日的姻緣未滿，
他賜我陰陽扇來到此間。
我把這前后事細講一遍，
望相公休疑心仔細詳參。

裴玉蓮 呀！

(唱)忽听娘子講一遍，
不由小生喜心間。
手持銀灯將她看，
果是蕙娘到此間。

果是蕙娘到此，适才多有冒犯，望乞恕罪！

蕙 娘 你看明白了？

裴玉蓮 看明白了。

蕙 娘 你不疑心了？

裴玉蓮 我不疑心了。

蕙 娘 你不疑心，我要回去了。

裴玉蓮 今日來到書館，要想回去，是万万不能得够的了。

(唱)蕙娘你又何必來而復往？

今夜晚效仿那織女牛郎。

〔同下〕

第十五場

〔四青袍、丑院子引賈似道上。〕

賈似道 (唱)我心中只把那裴生來恨，

今夜晚定教他一命歸陰。

老夫、賈似道。自那日游湖歸來，將蕙娘賤人殺死，
又將裴生誑到我家，現住書房之內。不免將苗義喚

来，命他今晚三更去至書房，將裴生杀死，以除后患。来，喚苗义进見！

丑院子 傳苗义进見！

苗 义 (內)来也！(上)

相爷府下俺为首，鋤草喂馬度春秋。

參見相爷。

〔蕙娘鬼魂暗上。〕

賈似道 罢了。苗义，我命你今晚去至書房，將裴生杀死，你可敢去？

苗 义 小人願往。

賈似道 听我吩咐！

(唱)我今与你刀一把，

書房去把裴生杀。

〔蕙娘鬼魂下。〕

〔賈似道、丑院子、四青袍同下。〕

苗 义 (唱)相爷府中把命傳，

命我去杀裴玉蓮。

我在府下把衣換，

去到書館走一番。(下)

第十六場

〔裴玉蓮上。〕

裴玉蓮 (唱)听樵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蕙娘他今日里还不来临。

每日这时蕙娘早已来到，今日为何还不見到来？

(蕙娘上)

待我出去观看。

(蕙娘进门介)

蕙娘来了，今日为何来得这样晚哪？

蕙 娘 你看我，你可認識我嗎？

裴玉蓮 我与你朝夕共在一处，怎么不認識！

蕙 娘 你看我是人是鬼？

裴玉蓮 漫說你不是鬼，你就是鬼，我也不怕。

蕙 娘 既然不怕，身旁現有杀身大禍，你可知曉？

裴玉蓮 有什么杀身大禍！

蕙 娘 那老賊現差苗义前来杀你！

裴玉蓮 哎呀！

(唱)听一言吓得我三魂不在，

强打精神眼睁开。

走向前来双膝跪，

蕙娘啊！

快快搭救我活命来。

蕙 娘 裴生啊！

(唱)閻君之命把我差，

命我到此救你来。

手拉裴生出書館，

快快随我逃禍灾。

〔同下〕

〔苗义上。〕

苗 义 (唱)适才奉了相爷命，

去杀裴生走一程。

俺、苗义。奉了相爷之命，去至書房杀死裴生。就此走走！

(唱)甩开大步往前奔，

为何大开兩扇門？

啊，書房門为何大开，待我进去看来，（进門介）啊！
裴生往哪里去了？是了：想是有人走漏消息。众家
丁走上！

（四青袍上）

掌起灯笼火把，追！

〔同下〕

第十七場

蕙 娘 （內唱倒板）

急忙忙逃出了天罗網，

〔蕙娘同裴玉蓮上。〕

蕙 娘 （接唱）

黑夜里急走步慌忙。

裴生随我花牆上！

〔蕙娘拉裴玉蓮上牆介。苗义追上。蕙娘用扇撞苗义倒地介。蕙娘、
裴玉蓮下，苗义仄起介。〕

苗 义 且住！原来蕙娘鬼魂救去裴生，不免报与相爷知道
（下）

第十八場

〔賈似道、丑院子上。〕

賈似道 （唱）苗义此去未回轉，

倒叫老夫挂心間。

〔四青袍，苗义上。〕

苗 义 参見太师！

賈似道 罢了。命你去杀裴生，怎么样了？

苗 义 小人去至書房，不見裴生，率人追赶，遇見蕙娘鬼魂將裴生救去，小人追赶一程，未曾赶上。

賈似道 这便如何是好！

苗 义 我有一結拜兄弟，名喚华世杰，現在少华山落草为寇。相爷修書一封，命他中途截杀裴生，豈不是好？

賈似道 好！溶墨伺候。（牌子，写書介）苗义！命你將此書下到华世杰那里，不得有悞！

苗 义 遵命！

〔同分下〕

第 十 九 場

〔蕙娘、裴玉蓮上。〕

蕙 娘 裴生，如今將你救出府来，你我分別了吧。

裴玉蓮 哎呀蕙娘啊！如今將小生救出府来，就要分別，叫我如何舍得啊！

蕙 娘 相公啊！

（唱）我在陰来你在陽，
陰陽相隔怎成双？
劝君保重把京上，
他年相会在异乡。

裴玉蓮 动不动就說你是鬼，縱然是鬼，我也不怕。

蕙 娘 少时就叫你怕了。你看看那旁有人来了！（戴臉子介）

裴玉蓮 在哪里？哎呀？

（唱）果然是鬼不是人，
蕙娘啊！

（唱）我随你同到鄴都城！

蕙 娘 （唱）忽听樵楼更鼓催，

〔众鬼卒上。〕

又見众鬼捉我来。

有心不回陰曹府，

众鬼回去怎交差？

狠心將裴生摔在地，

百日夫妻兩丟开！

裴相公，裴玉蓮，喂呀！（下）

裴玉蓮（唱）一見蕙娘她去了，

怎不叫人珠泪拋！

蕙娘已然归陰去了，不免回至店房，收拾行李急速
离开此地便了！（下）

十五貫

程玉菁藏本

提 要

“十五貫”故事見崑曲“双熊夢”。明朝，淮安府屬山陽縣有熊友蘭、友蕙弟兄二人，篤學而家貧，几至無米為炊。友蘭自願廢學，為商船服艚工，得資助弟膏火。比鄰馮玉吾設肆行賈，為人貪狡。家有養媳侯三姑，其居室與友蕙書屋密邇。友蘭為防閑物議，臨行囑弟移至內室。適馮玉吾以己子金郎貌陋而駸，恐侯三姑與熊友蕙室近人邇或生暗昧，亦令迁入內室，不謀之合，尤令馮疑。遂欲速為金郎合卺，并以寶鈔十五貫、金環一對炫示三姑。三姑困臥，置物案上，既醒而環鈔已失。實則已為鼠銜入熊室，熊友蕙于抽閱書卷時，見架間有金環，喜為天賜，嗣見鼠迹，恐損書籍，因置鼠糲餅中而持環去馮肆易錢。馮識環為己物，疑為侯所贈，拏

詞遣友蕙去而使金郎索环于侯。金郎入室見地上有餅取而啖之，復向侯索取金环，未意驟患腹痛而死。蓋鼠銜置毒之餅而适为金郎誤食因以致命。馮竟誣熊侯通謀致斃控告于官。山陽县令郭玉智未加詳查遽施严刑，熊侯皆誣服。郭升官去，繼任未能平反，更誘交原贓十五貫借以寔罪。事为熊友蘭所聞，悲痛欲絕。会有商人陶复朱憫蘭之遇，慨助錢十五貫促回籍救弟。友蘭过無錫，途中遇投亲少女求指路偕行。蓋女名苏戌娟，幼丧父，随母改适屠人尤二。母又死，尤二遇之虐。一日，尤二借錢十五貫归，詭称将苏售于大家为婢。苏惊惧無措，乘尤睡而潜出，意欲赴皋桥往投姑母。适与熊遇。行既久，倦憩于途，而县中差役踪至謂尤二为熊苏謀杀于室，百辯不解，逮入县衙以熊身負十五貫为証刑訊拟抵，而蕙与侯亦同解一处待决。苏州知府况鍾奉命監斬，及临刑，四人呼冤，况鍾詳訊经过，疑有漏緯不寔。請于大府討限勘察。遍檢熊馮二室，于鼠穴获得宝鈔及药餅，尽悉底蘊。复乔裝卜者得遇陶复朱、婁阿鼠于苏州。得知婁阿鼠确为杀尤正犯，遂逮捕归案，釋四人出獄。后由况为媒，將苏嫁于蘭而侯嫁于蕙，終成美眷。

照原藏本，辞句、轍韵上略有更动。

第一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引)苦讀殘編，坐寒毡，鉄硯磨穿。

(詩)胸罗錦綉志凌云，

映雪囊螢惜寸陰。

有朝一日折丹桂，

方显文章有奇能。

小生姓熊名友蘭字祥丹，淮安人氏。父母去世，只留我弟兄二人。兄弟名喚友蕙，立志攻書，以圖上進。只是可嘆家業凋零，又遇荒年，难以度日。是我在河下船上，講好與人做一艚工，且等兄弟到來，与他商議商議。

〔熊友蕙上。〕

熊友蕙 自信怀才終有用，居仁由义不愁穷。

兄長在上，小弟拜揖。

熊友蘭 賢弟少禮，坐下！

熊友蕙 謝兄長。

熊友蘭 嗨！

熊友蕙 兄長为何这等愁煩？

熊友蘭 賢弟，只因父母去世，留下你我弟兄，既無恒产，更無恒業，又偏偏遇此荒年，賒借無路，告貸無門。目下糧米昂貴，家中質当皆空，怎好度日？因此愁悶。

熊友蕙 啊兄長，自古道：不怕無恒产，只怕無恒心。又道是：

君子憂道不憂貧，兄長何必愁煩！

熊友蘭 想我弟兄呵！

(唱)自幼兒喪雙親家門不幸，
勤攻讀求上進受盡艱辛，
年荒早缺柴米飢寒難忍，
想一個糊口計好度光陰。

熊友蕙 兄長啊！

(唱)每日里讀詩書力圖上進，
時未至運未通難展經綸。
勸兄長忍飢寒休要煩悶，
待等那時運至平步登雲。

熊友蘭 兄弟所言雖是有理，只是家中柴米俱無，難道你我弟兄双双餓死不成？事到如今，依兄之見，只好是一人出外，尋個衣食之計；一人在家，奮志攻書。你自幼聰明，勝為兄百倍，日後必能得取功名。你就在家中安心讀書。待為兄出外，尋一生活之計。

熊友蕙 哥哥乃是熊門長子，禮當在家奮志讀書。為弟出外才是。

熊友蘭 兄弟年少，難受辛苦，還是為兄前去的為是。

熊友蕙 兄長此番出外意欲做何生理？

熊友蘭 船上短一艙工，是我已經講好，向兄弟說明就要去了。

熊友蕙 當艙工莫非就是撐船？

熊友蘭 正是。這是方才為兄接來的工價錢在此，兄弟收下，在家好好攻書，為兄去也！

(唱)作艙工憑氣力并非下等，
老姜尙遇女王渭水河濱。

淮陰河也曾有漂母飯僧，
運不通还有个打柴買臣。

熊友蕙 (唱) 勸兄長休出外切莫任性，
作艚工受辛苦船中下人。
弟兄們縱餓死倒也干淨，
勸兄長你不必受此風塵。

熊友蘭 (唱) 依弟言無非是双双命盡，
我熊家豈不是絕了后根！

熊友蕙 兄長執意如此，不在家中，小弟料難攔阻了！
(唱) 听兄言不由人珠泪滾滾，
霎時間親骨肉兩下離分。
水面上作生涯須要謹慎，
切莫要顧一時誤却前程。

熊友蘭 (唱) 勸賢弟你不必心中悲憤，
我要學陶朱公自在游行。
兄去后有一事必須謹慎，
馮玉吾非君子切莫相親。

那左鄰馮玉吾家中有一少婦，所住房屋，与你現時
所住之處，僅是一牆之隔，聲息相聞，彼此不便，
等到明天你將書室遷進內房才是。

熊友蕙 小弟遵命。

熊友蘭 如此愚兄去也！

熊友蕙 送兄長！

熊友蘭 (唱) 謀生怎避江湖險？

但願弟兄兩平安。(下)

熊友蕙 (唱) 一見兄長出門庭，
遷進內室攻書文。(下)

第 二 場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念數板) 山陰縣里久經商，早起晚睡受奔忙。前妻早已亡，留下一子叫金郎。娶個童媳多美樣，兒子丑、媳婦俊、只怕夫妻不久長、不久長！

老汉馮玉吾，山陰縣人氏。胯下橋頭居住，開了一座雜貨小鋪，代兌換錢鈔買賣。娶妻早喪，留下金郎冤家，生得十分丑陋。是我給他娶了一個童養媳，名叫侯三姑，長得十分美貌。尚未與他二人圓房成禮，暫時兄妹相稱。我看那媳婦終日不樂，莫不是為了金郎丑陋，倒叫我放心不下。今日買賣清閑，不免將他二人叫出來訓教一番。金郎哪里！

金 郎 (內) 啊哈！(上)

(咬舌結巴念)

麻面嘴歪眼又斜，

腳短結巴又咬舌；

爹爹看我如珍寶，

別人拿我當土鱉。

爹爹在上，孩兒拜揖。

馮玉吾 罷了。

金 郎 老爺子叫我有什么事嗎？

馮玉吾 我這幾日見你妹妹終日愁眉不展，不知她為了何事？

金 郎 沒有別的事，就是一件事！

馮玉吾 哪一件？

金 郎 我也大了，她也不小了，還是哥哥妹妹稱呼，不如擇個吉日把我二人圓了房，成了夫妻，她就樂了。

馮玉吾 你講的也是。你把他叫了來，我自有主意。

金 郎 我叫她去。妹子快來！

〔侯三姑上。〕

侯三姑 眉峰雙鎖鬢雲邊，自傷身世復自憐。

孩兒萬福！

馮玉吾 罷了，坐下。

侯三姑 謝坐。喚兒出來有何訓教！

馮玉吾 兒呀！我家中雖然不富也不貧賤，為父每日見你愁眉不展，不知為了何事。你哥哥身有殘疾，須要你照管于他。但願得你夫妻日久天長才好。

侯三姑 爹爹，媳婦自幼多蒙恩養，雖未讀書學禮，也知道三從四德之義，哥哥是天生像貌，既定嫁娶，豈有異心哪！

（唱）作媳婦隨夫婿何曾瞞怨，

金 郎 我妹妹這幾天待我好着哪！哈哈！

侯三姑 （接唱）

這也是前世里注定良緣。

像貌丑天生就怎能錯看？

自幼兒附絲羅絕無異言。

金 郎 妹子呀！

（唱）我与你配夫妻緣分不淺，

這也是月下老把紅綫來牽。

我雖然像貌丑良心不變，

這才是巧婦常伴拙夫眠。

〔幕內熊友蕙念書聲“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金 郎 好哇！我們在這兒說話兒，他在隔壁念藏經，跟着打攪，真是可氣！

馮玉吾 他念他的書，与你何干！

金 郎 虽然不与我們相干，可是总觉得吵的慌！

侯三姑 爹爹，这隔壁人家，深夜讀書，后来必有發达之日，我們莫要輕視了他。“万般何为貴，惟有讀書高。”

金 郎 我說讀書不好，她說讀書好。

馮玉吾 呸！我自自有道理。兒呀，熊家相公在此讀書，与我家一牆之隔，恐早晚有些不便。等到明天，迁进內房去罢！

侯三姑 謹遵爹爹之言，移进內房就是。

馮玉吾 是啊，来来来，这是为父收存的金环一对，还有宝鈔十五貫兒要收好了。

侯三姑 遵命。

馮玉吾 金郎，随为父到外面来！

金 郎 爹爹交給你的金环，宝鈔你可收好了！

馮玉吾 随我来！

金 郎 来了！

〔馮玉吾、金郎同下。〕

侯三姑 唉！适才与公公講話，一时失口，說起讀書可貴，公公起了疑心，叫奴家移居內房，只好搬进內房便了。

（唱）适才問一席話令人慨嘆，

他父子輕詩書菲薄聖賢。

將金环与宝鈔暫放桌案，

呀！

一霎时身体倦倒臥床前。

〔起更。跳鼠盤环下。〕

侯三姑 （唱）在睡中听見了鼓打更点，

这是我貪困睡未把門关。

想起了环和鈔未曾收管，

啊！

因何故不見了一对金环？

金环不見哪里去了？嘔，是了，想是公公舍不得又拿去了。好，不必去問，歇息了吧！正是：夜晚黄昏無人管，一盞孤灯伴奴眠。（下）

第三場

〔熊友蕙上。〕

熊友蕙 窗前春草秀，靜坐讀詩文。

學生熊友蕙。兄長出外，去作船工，命我搬進內房讀書，不免將架上書卷抽下觀看！

（唱）兄去時曾教我力求上進，

因此上閉門戶讀書殷勤。

到架上抽書卷查一策論，

啊！

見金环不由我暗吃一驚。

〔鼠形上，跳介下。〕

熊友蕙 這書里边哪里來的金环哪？嘔嘔是了：想是蒼天念我是个窮儒，賜我金环，解我目前急困。恰好家中無柴無米，不免拿這金环到馮家兌些錢來，也好使用。

〔鼠形上，叫介。〕

熊友蕙 啊，青天白日這老鼠怎么就出來了？听聲音好似就在書架之上，倘若咬坏書籍如何是好！

賣藥人 （內）賣耗子藥！

熊友蕙 哎呀，妙啊！正在無計可施，恰好那賣鼠藥的就來了。（出門介）賣鼠藥的，你向這里來！

〔賣藥人上。〕

卖药人 东西二京全走到，气死狸猫害鼠药。

熊友蕙 你是卖鼠药的？

卖药人 是呀！

熊友蕙 你这药可中用么？

卖药人 我这药漫说害老鼠，就是人吃了也活不了。

熊友蕙 这是五文钱，买与我些！

卖药人 五文钱拿我一小包！

〔幕内：卖药的往这边来！〕

卖药人 好买卖，来了！（下）

熊友蕙 且喜有了鼠药，这里有吃剩的面饼夹在里面，放在书架之上，这些书籍就可以无患了！

（唱）非是我下毒手害鼠性命，

怕只怕损坏了诗书古文。（下）

第 四 场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遭不幸我爹爹早把命丧，

母改嫁到尤门跟随亲娘。

母又死撇下我无人教养，

终日里受折磨暗自悲伤。

奴家苏戌娟。可嘆爹爹早死，随母改嫁尤家。不想母亲相继去世，繼父见我如目内钉、肉中刺，与我前世无缘，每日吵闹。正是：哑子难说黄连苦，奴今有苦也难言。

（唱）可嘆奴父和母俱已命丧，

可嘆奴在尤门少父无娘。

我繼父他见我对头一样，

举手打开口罵居心不良。
这几日又將奴衣裳卖当，
实可嘆这屋中断了米粮。

〔尤二上。〕

尤 二 （数板）

我也非良善……本是街头一穷汉。做买卖，担肉担，
每日就在集上串。进庄村，到飯店，一塊片子卖一
半。細思想，恨戌娟，賤人喪的我不卖錢。回家去
將她管，必定打她一頓拳、一頓拳。

我尤二。父母早喪，前妻亡故。續个老婆又被閻王
下請帖請了去了。她帶过来一个女兒，名叫苏戌娟。
終日与我吵鬧，我的买卖又不順，肉又不卖錢，本
錢归不上。不免回家与她吵鬧一場，总得跟她講个
开交。說着說着到了，開門来！

苏戌娟 来了，你老人家回来了！

尤 二 呀呸！淡了你娘的嘴！我是你的什么人，劳不起你
叫我一声。你就是这么你老人家回来了。我想这买
卖不順，都是你这小賤人妨的我！

（唱）全不想我是你家中尊長，

你待我还不如鄰居街坊。

苏戌娟 （唱）進門来就和我紛紛乱嚷，

全不怕外边人說短道長。

尤 二 回头再說，給我端飯来！

苏戌娟 家中柴米俱無，拿什么做飯？

尤 二 放你娘的屁！

（唱）看別人养女兒勤儉織紡，

你为何坐家中亞似皇娘？

苏戌娟 (唱)咱家中柴和米并無一样，

你何不手捫胸自己思量？

尤 二 干脆你不用說了。明天我把你卖了，也省得你在家
里丧我！

苏戌娟 呀！

(唱)說此話你全不前思后想，

背轉身哭一声我的亲娘。

喂呀，娘啊……(哭下)

尤 二 好哇！有事也哭，沒事也哭，好好的一份日子，都
讓你給哭得家产尽絕了。我今天非管教管教你不可
啲！

(唱)一陣陣不由人怒气冲上，

細思量打死她料也無妨。

戌娟，別走，今天我非打死你这喪門星不可。

〔尤二作出門欲追介，尤氏上。〕

尤 氏 (唱)这几年兄弟家少来探望，

正行走来到了肉鋪門旁。

尤 二 姐姐到了，請坐！

尤 氏 有坐！

尤 二 姐姐好？

尤 氏 我好，兄弟你好？

尤 二 好。唉！

尤 氏 你們为何吵鬧？

尤 二 姐姐，您不知道，只因买卖不順，戌娟这个小賤人
又不賢，我說她，她不听，还頂撞我。干脆打她一
頓，再把她卖出去。

尤 氏 你滿嘴放屁！自从戌娟来到你家，終日吵鬧，就不

怕外人耻笑嗎！

尤 二 依姐姐之見？

尤 氏 依我之見，回去与你姐夫商議，交与你十五貫銅錢，你們合伙做个买卖，你看如何？

尤 二 就依姐姐，从今以后我不打罵她了。姐姐坐着，我去买点兒肚飢菜。

尤 氏 什么叫作肚飢菜哪？

尤 二 就是米。

尤 氏 你們还没吃飯哪？

尤 二 誰說吃了飯了？

尤 氏 你快去吧！

尤 二 正是：可嘆衣物典賣淨，飢一頓來飽一頓。

尤 氏 戌娟，我兒那里！

苏戌娟 (內)来了！(上)

(唱)适才父女对爭吵，

又听姑母喚声高。

尤 氏 兒呀，你父女为什么爭吵哇？

苏戌娟 我繼父要把我賣了出去，叫女兒如何不哭啊？

尤 氏 我也对他說过了，从今以后不再打你，若再打你罵你，你就背着他到姑母家来。

苏戌娟 孩兒記下了。

尤 氏 随姑母到后房說話来。正是：不是一番寒徹骨，

苏戌娟 怎能梅花噴鼻香！

[同下。]

第 五 場

[馮玉吾上。]

馮玉吾 此事好生疑，对人实难提。

这是哪里說起？叫我媳妇迁进內房居住，为避熊家的嫌疑，誰想那熊友蕙也搬进內房。我要与他講論，又無有拿住他們的什么把柄，只可日后多多留心。先到鋪中做我的买卖要紧。（圓場，進門介）

〔熊友蕙上。〕

熊友蕙 天賜黃金环，貧不受人憐。

馮老板在鋪么？

馮玉吾 二相公，到此何事？

熊友蕙 我有金环一对，要兌換些錢米？

馮玉吾 拿来我看！（看介）哎呀，此环乃是我家之物，如何到了他手？哼！一定有毛病。我自的道理。二相公，这金环是你先人遺下的，还是借来的呢？

熊友蕙 家貧求助，从舍亲那里借来的。

馮玉吾 金环微細，小鋪难以作价，要鈔拿上几貫就是。

熊友蕙 尽在老板。

馮玉吾 慢着！你乃讀書之人，怎受背負之勞。明日差人送去如何？

熊友蕙 老板好意。謝謝了！正是：人情有冷暖，世路見高低。（下）

馮玉吾 啊，好个小賤人！我將金环与她，她竟將金环私贈情人。这……便怎么处？有了：不免叫我兒进房向媳妇索取金环，看她拿什么交还于我？金郎快来！

〔金郎上。〕

金 郎 媳妇長的真好看，老子不叫兩团圓。

爹，叫我什么事呀？

馮玉吾 兒呀，你的媳妇啊——

金 郎 怎么着！我們要拜天地入洞房了嗎？

馮玉吾 哼！做了丑事了。

金 郎 做了什麼丑事啦？

馮玉吾 為父將金環交你媳婦，她竟敢私贈與人。熊家那個窮生竟敢拿了金環前來兌換，是我將他支了回去。你快到你媳婦房中去要金環，看她拿什麼交還于你。

金 郎 哎呀，小賤人，你身上的肉，我也咬你幾口！

馮玉吾 兒呀，父先告他竊盜之罪，也不屈枉他，待我說與鄉約地方知曉。（下）

金 郎 好哇，好哇！熊友蕙你把老子一朵鮮花你采了去了。

（唱）听一言气得我站立不定，

狗賤人与別人有了私情。

你嫌我身不全五官不正，

【鼠形上，叫介，送餅介。】

金 郎 （唱）猛听得老鼠叫吓了一跳。

怪不得我們這家不得太平，青天白日老鼠就吱吱乱叫。哎呀，這兒有個面餅。是了，想是這賤人与奸夫吃的。你們吃的，難道我吃不的？你看這個餅，這半張倒好，那半張有土我不吃它，把它丟在桌上，吃這半張，吃在肚子里頭倒受用。

侯三姑 （內）門外是誰呀？

金 郎 是誰？好，是你汉子。你、你、你、你快快出來有話問你。

侯三姑 （內）來了！（上）

（唱）忽听得喚声忙言語冲撞，

無奈何出房來細問其詳。

做童媳且學那婦随夫唱，

为什么气冲冲脸色焦黄？

你喚我何事？

金 郎 我且問你：我爹爹叫你迁进內房居住，怎么那熊友蕙也搬进內房，是什么緣故？

侯三姑 人家的事我如何知道？怎么問起我来！

金 郎 这話我也不問你，昨天交給你的金环宝鈔拿来我看！

侯三姑 前日我放在桌子上，一时睡着，醒来不見。想是你們拿去，怎么反来向我索取。

金 郎 呀啐！放你娘的屁。你明明私贈給情人啦，还說我們拿去。小賤人，虽說大爷長的丑，并沒錯待你，你就有了私心，叫我当烏龟、变王八，你想我当不当！

侯三姑 这是哪里說起！

(唱)听他言不由我怒气上涌，
無故地將奴家推落泥中。
我本是貞节女幽嫺貞靜，
出此言真与那禽兽相同。

金 郎 (唱)气得我身顫抖腹中疼痛，
哎呀，不好，不好！

(唱)不由我一陣陣热汗騰騰。
莫不是那張餅有甚毛病？
大睜眼我面前認人不清。
老爹爹快搭救孩兒性命。

要干，要干！（乱捶介）

嘆只嘆父子們不能相逢。

〔金郎死介，下。〕

侯三姑 不好了！

(唱)又只見我哥哥一命断送，

吓的我一陣陣汗流無窮。

縱然是哭嚷啣也是無用，

我不免請公公快說其情。

公公快來！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忽听喚声忙，家丑要外揚。

媳婦何事大惊小怪起來？

侯三姑 哎呀公公啊，我哥哥腹內疼痛，他他他……死了！

馮玉吾 我兒在哪里？

侯三姑 在这里！

馮玉吾 哎呀，兒呀！

（唱）小賤人与奸夫害兒性命，

那奸夫是何人快說分明。

你家哥哥怎么死的？

侯三姑 我哥哥向我討取金环、宝鈔，誰知他竟腹痛而死了。

馮玉吾 那金环你可曾交付于他？

侯三姑 当日放在桌上，你們拿去，怎么还來問我！

馮玉吾 怎么，我們拿去？（示环介）这不是金环，你明明私贈与人，又把我兒害死，你謀死亲夫該当何罪？哎呀，我那死的不明白的兒呀！

（唱）叫我兒陰曹路慢慢相等，

父和你閻罗殿携手同行。

这才是平白的家門不幸，

我扯你到公堂去把冤伸。

侯三姑 此事屈死人也！

（唱）你看那青天上紅日照正，

我乃是閨門女怎敢胡行！

媳婦真無此事，公公還要細訪明白。

馮玉吾 哎呀，且慢！我若高聲，小賤人行了短見，如何是好？（想介）我自的道理：媳婦当真無有此事？

侯三姑 是。

馮玉吾 我也明白了。回房去罷！

侯三姑 喂呀，哥哥呀！……（泣下）

馮玉吾 此時不報，等待何時。找鄉約地方報官就是。走，走，走！（下）

第六場

〔四衙役，書吏，門子引郭玉智上。〕

郭玉智 （引）身受皇恩，為黎民，判斷冤情。

（詩）蒙恩守百里，

人地兩相宜；

愛民如赤子，

上天也難欺。

下官、郭玉智。湖北人氏。自幼苦讀詩書，得中二甲進士。蒙聖恩身受知縣，分發江蘇，現署山陽縣正堂。今朝地方報道：馮玉吾家中毒藥害死人命。本縣親自相驗，果然因毒而亡。故此升堂問案。來！將馮玉吾一案人犯帶上來！

衙役 是。人犯帶上來！

〔二班頭押熊友蕙、馮玉吾、侯三姑上。〕

熊友蕙
馮玉吾 老爺冤枉啊！
侯三姑

門子 听点！

熊友蕙
馮玉吾 是！
侯三姑

門 子 馮玉吾，

馮玉吾 有。

門 子 熊友蕙！

熊友蕙 有。

門 子 侯三姑！

侯三姑 有。

門 子 地方！

地 方 在。

郭玉智 馮玉吾，地方下去！

〔馮玉吾、地方下。〕

郭玉智 熊友蕙我看你頭帶儒巾，乃是讀書之人，為何做此犯法之事？

熊友蕙 哎呀，大老爺呀！

（唱）自幼兒讀詩書頗知敦品，

守禮法從未有蕩檢逾行。

郭玉智 他家金環，如何會到你家，還不从實的講！

熊友蕙 大老爺呀！此金環乃是小人抽書，在書架之上偶而拾得，若是侯氏私贈，小人不去隱藏，反到他家開的店中兌換，哪有如此愚蠢之理？大老爺呀！

（唱）若是她私贈我便當藏隱，

我豈肯到她家自露私情。

郭玉智 她家遷房在內，你為何也遷房在內，還說無有！

熊友蕙 小人遷房在內，是奉了兄長之命。小人真是冤上加冤了！

（唱）遵兄命為讀書內房遷進，

又誰知竟因此種下禍根。

郭玉智 既是謀賴不肯實招，往下跪！侯三姑上來！

侯三姑 大老爺！

郭玉智 掌起面來！

侯三姑 大老爺！

郭玉智 低頭。哎呀，這女子生的月容粉面，金郎身帶殘疾，這女子心中不安，自然生出事來。你將私通奸夫毒死本夫之事，從實招來！

侯三姑 大老爺容稟：

（唱）小女子在家中謹守閨訓，
說什麼害人事全不知情。

郭玉智 不必掩飾，我只問你與奸夫同謀害死本夫之事，從實招來！

侯三姑 哎呀大老爺呀！小女與熊生雖一牆之隔，從未見面，若問同謀實在冤枉。太爺呀！

（唱）我和那熊相公從未見面，

這件事望太爺仔細詳參。

郭玉智 金郎進房索取金環，既未送與熊友蕙，就該拿將出來。你今既是無有金環，那就是贈送奸夫，又用藥灌入金郎之口將他害死，是也不是？

侯三姑 太爺呀！

（唱）那金環放案上醒來不見，
要說是私贈送潑天奇冤。

郭玉智 往下跪！熊友蕙上來！

熊友蕙 大老爺。

郭玉智 你遷房在內，這是一証；露出金環，這是二証；金郎中毒身死，這是三証。還敢瞞哄本縣，快快從實招來！

熊友蕙 無有此事!

郭玉智 不动大刑，料你們不肯实招，拶起来!

〔衙役、班头拶介。〕

衙役 有招無招?

熊友蕙 無有招的!

侯三姑 有招!

郭玉智 松刑。招上来!

熊友蕙 無有招的!

众 不招!

〔禁子暗上〕

郭玉智 不动大刑，料你不招。禁子!

禁子 有!

郭玉智 夾起来!

〔衙役、班头、禁子夾介。〕

衙役 招!

熊友蕙 有招! 有招!

郭玉智 招上来!

熊友蕙 (唱)那夜晚見当空月明星亮，
我二人惜月光配成鸳鸯。

郭玉智 松刑。侯三姑，熊友蕙說了实话，你还不招来!

侯三姑 小女子受刑不过，願招药死亲夫之罪。

(唱)我丈夫索金环胡罵乱嚷，
我一时竟动了害人心腸;
灌一杯毒药酒金郎命丧，
为的是与熊生地久天長。

郭玉智 刑房，叫他二人画供！

書 吏 画供！

郭玉智 熊友蕙將十五貫錢鈔，当堂交出！

熊友蕙 哎呀，大老爷！奸情是实，害人是真；若問十五貫錢，实实未曾得見！

郭玉智 禁子上刑寄監，等候交了十五貫錢，再行結案。

禁 子 当堂上刑，犯人收監嘍！

〔禁子押熊友蕙、侯三姑下。旗牌上。〕

旗 牌 奉命差遣，概不由己。

郭老爷請了！

郭玉智 請了！到此何事？

旗 牌 奉都爷之命，言貴县为官清正，举荐官升常州府尹，衙下各事不必交待，即刻走馬上任。

郭玉智 貴差回复督爷，下官受命，即刻上任。

旗 牌 請！（下）

众 与大老爷叩賀天喜！

郭玉智 將印信交与学理师爷掌管。搭轎！

〔同下〕

第 七 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天下無难事，就怕一字穷。

我、熊友蘭。只因別了兄弟，在此做了艍工，奉主人之命船行江南，路过淮安，且喜可与兄弟相見一面。

〔二船夫上。〕

船夫甲 船头無浪行千里，

船夫乙 当时順風走万州。

熊友蘭 众伙計請了！客商們立刻登舟，將舵須要把穩了！

〔三客商与陶复朱上。〕

陶复朱 跨鶴揚州問客櫓，

客商甲 潯陽江口乘游風；

客商乙 姑蘇曠野景一處，

客商丙 忽听寒山報曉鐘。

陶复朱 众位請了！

众 請了！

陶复朱 我們都是四方客商，今日相會一處，真乃三生有幸也！

众 我們船上都是蘇州土產，賣了出去倒有三五分利息。

陶复朱 咱們大家同坐艙中，叫船家開船！

众 開船！

陶复朱 列位你們看蘇州一片好風景也！

(唱)觀蘇州真果是繁華世界，

橋接橋船連船好似長街。

客商乙 (唱)作生意走江湖長年在外，

客商甲 (唱)為利息苦奔波你往我來。

客商丙

陶复朱 你為商，雖然東走西奔受些辛苦，但是比起為農的春種秋收，真是半載辛苦，還不如我們快樂。更有那讀書之人，越發是窮酸者多，發達者少。還有書未讀成，反倒遭了殺身之禍，你道慘也不慘？

客商乙 有這等事，何不講來大家一听！

陶复朱 我那一日路過淮安，听得大街小巷，紛紛傳說：有一書生住在胯下橋頭，隔壁馮姓家中有一童養媳，他

公公恐隔壁嫌疑，命他媳妇迁进内房。誰想那書生也是那日迁进内房。她那公公因而疑心頓起。偏巧她公公將一对金环和十五貫宝鈔命他兒媳收藏。他那媳妇把金环、宝鈔放在桌案之上，因为困倦睡去，醒来不見金环、宝鈔。也不知那金环怎样到了隔壁，被那書生在架上書內拾得。那書生家道貧寒以为天賜，便拿金环到隔壁馮家兌換。那馮家認出金环是他家之物，命他兒子进房与他媳妇索取金环，又不知他兒子为何一时服毒而死，那馮家在山陽县呈告，那县官竟將書生与童养媳，屈打成招，問成通奸謀死之罪，上刑收監了！这豈不是書未讀成反而惹下杀身之禍了么？

众 真是冤枉！

陶复朱 这还不算冤枉。誰想县官高升，換了新官到任，不肯放手，終日过堂追繳那十五貫錢鈔。那書生無力可交，天天打那書生，只打得遍体伤痕，周身無有好处。你們想是冤枉不是冤枉？

众 可知那書生姓什么？

陶复朱 这……姓熊。

众 他叫什么名字？

陶复朱 他叫什么熊友蕙。

〔熊友蘭听介。〕

熊友蘭 哎呀！

（唱）听一言吓得我魂飞天外，（跌倒介）

陶复朱 什么响动？

船 夫 是熊大郎听见客官說話，跌下船来！

众 在哪里？

船 夫 随我来。(小園場)

陶复朱 將他喚醒!

船 夫 大郎醒来!

客商丙 我当是翻了船了? 醒来, 醒来!

熊友蘭 (唱)气悠悠眼难睜如醉如呆。

可嘆我同胞弟身入苦海,

此時間想不出一条計来。

陶复朱 我們方才說那姓熊的, 你为何这般光景?

熊友蘭 那姓熊的是卑人的胞弟。

陶复朱 原来如此!

熊友蘭 (唱)他是我同胞弟豈不憐愛,

因隔壁馮玉吾有一女孩。

念詩書一牆隔恐生禍害,

临时行我命他迁移書齋。

陶复朱 听你这般說話, 莫非尊家也是讀書之人么?

熊友蘭 老客長, 事到如今, 我也不能不实告了。卑人为了貧寒, 情願在这里作个艚工, 掙些工价, 貼补家用, 为的是兄弟將來功名成就, 誰想今日呵!

(唱)因家貧弟在家卑人出外,

成全他功名就展他奇才。

我兄弟多謹慎从不做歹,

听此事倒叫我好不明白。

陶复朱 令弟身遭大难, 日夜盼你回去, 交出十五貫錢鈔, 免他皮肉受苦。

客商甲 要是無錢, 鈔也使得么?

陶复朱 唉! 你是怎样講話。鈔也是錢, 錢也是鈔, 如何使不得?

熊友蘭 哎，众位客長！

(唱)十五貫錢和鈔無處借貸，

嘆兄弟這冤枉抱恨長埋。

陶復朱 慢着！這船上也有數人，或三貫，或五貫，贈他十五貫如何？

客商甲 我們商議商議。

客商丙 為他的事，我們不出錢的。

陶復朱 怎么你們不出錢？難道天地之間就無有慈悲之人了么！我陶復朱，吳錫人氏，一十八歲為商。今春五十六歲。在江湖之中走了三十余年。到了哪個碼頭上不化費几兩資財？何況这几貫錢！不用你們出了。老汉獨自助他十五貫錢鈔。熊大郎過來。這是一五、一十、十五，共十五貫。拿去救你兄弟去罷！

熊友蘭 多蒙大恩，便是我弟兄再生父母。請上受我一拜！

(唱)請轉上熊友蘭我有一拜，

慈悲心真是那觀音如來，

有一日我弟兄離脫苦海，

當做了父母敬也是應該。

陶復朱 熊大郎，天氣尚早，趕下船去！

熊友蘭 扶我一把。(船夫扶蘭下船介)急走不擇路，只恨步履遲。

(下)

众 開船！

〔同下。〕

第 八 場

〔尤二上。〕

尤 二 背負十五貫，姐夫贈銅錢。

我、尤二。背負十五貫銅錢，是臬橋我姐夫贈的。
又留我飲酒吃飯，不覺喝多了點兒酒，醉了！

(唱)抬頭觀看月正南，

急急走來莫遲延。

醉眼矍矍抬頭看，

行來已到自家門前。

開門來！

〔秦古心上。〕

秦古心 蒙頭正睡覺，何人把門敲？

哪位呀，(開門介)尤二哪里來的這些錢哪？

尤二 叫錯了門了。你老人家不知道，這是臬橋我姐夫贈我的十五貫銅錢，約下一處做買賣。不想多吃了幾杯，喝醉了，我錯叫了門啦。

秦古心 這樣說起來你要發財了。我明日約四鄰與你恭賀恭賀！

尤二 不敢勞動你老人家。

秦古心 你吃醉了。回去罷！(下)

尤二 吃醉了，叫錯了門啦！(圓場)這才是哪，開門來！

〔蘇戌娟上。〕

蘇戌娟 繼父出門去，不見轉回歸。

尤二 開門！

蘇戌娟 爹爹回來了，哪里來的這許多錢鈔？

尤二 慢着！我叫門，這個丫頭慢慢給我開門。有了，待我吓唬吓唬她！兒呀，這樣荒年誰有錢鈔贈我！

蘇戌娟 哪里來的？

尤二 這個……張先生有一女兒要出嫁，短一陪房的丫頭，我將你賣了十五貫錢，與人家做了丫頭去了。

苏戌娟 苦哇！

尤 二 把話說明白了。好笑，好笑，我要睡覺了！

〔吐介、臥介。〕

苏戌娟 且住！我繼父將奴賣與別人做了丫頭，這便如何是好？有了，我姑母言道，我繼父再做不堪之事，叫我逃往她家，幸喜他已睡熟，不免逃到姑母家中便了！

（唱）黑夜里孤身女怎好行走，

想至此不由人愁鎖眉頭。

尤 二 （說夢話介）明天就把丫頭送了去。

苏戌娟 （唱）听他言吓得我身体乱抖，

这才是前世里未把德修。

〔打二更〕

老爹爹你为何不思前后？

怎忍得賣女兒去作丫頭！

〔打三更〕

又听得譙樓上三更時候，

不由人心酸痛珠泪交流。

哭親娘想見面不得能够，

至桌橋見姑母細說根由。（下）

婁阿鼠 （內）啊哈！（上）

耍錢輸窮漢，狗咬背運男。

我、婁阿鼠。無錫縣人。自幼好賭，可是每賭必輸，越輸越賭，越賭越輸。前兩天跟朋友借了几串錢，指望撈撈本兒，誰知道也輸了。前邊是尤二的家，門兒大開，待我跟他再借几串錢。进去看看。尤二！尤大姐！怎么都睡着了，灯也不吹。呦！吓了我一

跳。原来是把斧子，待我拿了它换几个钱儿！唉，一把斧子能值多少要它何用？嘿！有了，你看尤二床下许多钱钞，拿他几串，好去捞稍。拿他的。

（念数板）

手又忙，脚又乱，
心中怕，胆中寒。

尤 二 哎呀！

婁阿鼠（接念数板）

你睡觉，别叫唤，
拿了一贯又一贯，

尤 二 有贼！

婁阿鼠（接念数板）

叫你别喊就别喊，
斧子一举向你闹着玩。

（婁阿鼠劈死尤二介。）

哎呀，怎么一时失手，一斧子他就死了！你不嚷了，你也不说话啦，你死了不怨我，也是你命该如此。人命关天，非同小可。此时无人，走了为上。且慢！一不作二不休，将钱拿他个干干净净。就是这个主意！

（念数板）

拿了一贯又一贯，
一共十五贯。

再到赌博场中走一番、走一番。

走！走！走！（下）

〔秦古心上。〕

秦古心 只因昨夜事，紧记在心头。

老汉秦古心。只因尤二昨晚回来言道，他姐夫

送他十五貫銅錢要开个买卖。故此约会四鄰与他賀喜，待我先去知会。呀！門兒大开，待我进去。尤二！尤大姐！怎么無人应声。你看尤二睡在床上，还未醒来，真是人叫他油葫蘆，一些兒也不錯。門兒不关就是这样困睡，待我推他醒来。不好了，是何人將尤二杀死了？四鄰快来！

〔众鄰居、婁阿鼠上。〕

众鄰居 一家有事，四鄰不安。

秦伯伯什么事？

秦古心 只因昨夜尤二回来，身背十五貫銅錢，他言道：是他姐夫送与他做生意的。老汉今日前来看他，不想被人杀死了！

众鄰居 真有此事么？

秦古心 大家看来。

众鄰居 这怎么办？

秦古心 你我大家与他报官。

婁阿鼠 我可不能去！

众鄰居 为何不能去？

婁阿鼠 昨天輸了不少錢，今天还要去撈稍！

秦古心 一同走走！

婁阿鼠 不能不能，撈稍要紧！（下）

秦古心 你我大家与他报官便了！

众鄰居 如此走啊！

〔众鄰居同下。〕

第 九 場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唱)我兄弟向不作為非之事，

無故地入監中身受冤屈。

我、熊友蘭。只因在船中聽見兄弟凶信，魂不附體。多虧老客商陶復朱大恩人贈我十五貫銅錢，叫我回交山陽縣，以免兄弟受苦。來此無錫縣。只因身負銅錢甚重，鷄鳴而起，慢慢行走便了。

(唱)恨不得插雙翅飛回家去，

苏戌娟 (內)君子慢走！

熊友蘭 (接唱)忽听得有人叫甚是蹊蹊。

[苏戌娟上。]

苏戌娟 (唱)只因为他不仁我才不义，

离开了鉄樊籠展翅高飛。

請問君子，這是往臬橋去的路么？

熊友蘭 此地离臬橋还有二里路，大姐要往臬橋去么？

苏戌娟 可嘆奴家受繼父折磨，無奈到臬橋探望親戚。

熊友蘭 大姐要到臬橋探望親戚，不嫌牽挂，和卑人一同伴行。

苏戌娟 君子不嫌牽挂，情願同行。

熊友蘭 隨我來！

苏戌娟 如此君子前行。

熊友蘭 走哇！

(唱)但願得到山陽完結官事，

肩扛着十五貫沉重難持。

苏戌娟 (唱)走得我雙腳痛長吁短氣，

羞慚慚怎對那君子說知。

熊友蘭 大姐為何不走？

苏戌娟 奴家兩足疼痛，難以行走，不如歇息歇息再走。

熊友蘭 卑人身背重物，也要歇息歇息再走。

【二班頭、四衙役、秦古心上。】

秦古心 二位聞听人說：前面有一男一女行路，大家赶上。

班頭甲 柳林下坐着一女子，草坡上坐一男子，还有好些銅錢，不知是与不是？

秦古心 待我看来，他正是尤二的繼女苏戌娟。

班頭甲 待我看来。原来是个标致女子。帶了！

苏戌娟 帶我为何？

秦古心 住了！你私自逃走，想要連累老汉不成？

苏戌娟 远方探亲，古之常礼。怎見得連累你老人家？

秦古心 你杀死繼父，盜了十五貫銅錢，还說“古之常礼”！

班頭甲 住了！我們奉了老爷之命，捉拿凶手来了！

班頭乙 你小小年紀，竟敢杀死人命。这是批票，你去看来！

苏戌娟 哎呀，我繼父怎么被人杀死？吓死我也！

（唱）听一言不由人伤心落泪，

我爹爹昨夜吃酒醉归。

他言道將奴家卖为奴婢，

誰知道躲灾难又出是非。

熊友蘭 啊，大姐你有事，我也有事，我要赶路！

班頭乙 你是凶手，你走了哪个替你偿命？

熊友蘭 这话从何而起！难道路上行走之人，一个个俱是凶手不成？

秦古心 不用說，看看他有多少錢！

班頭甲 一五、一十、十五貫錢！

熊友蘭 这不是我的錢！

秦古心 不是你的錢，哪里来的？

熊友蘭 (唱)十五貫是船中客商周濟，
在中途遇見他姓名不知。

秦古心 就是你的錢也免不了當官辯理。先到他姑母家中打了質對，再去見官。不用在此耽誤！

熊友蘭 哎呀！
(唱)平白地遭下了天大禍事，
到公堂見問官再訴冤屈。

〔圓場，行介。〕

苏戌娟 (唱)我繼父因何事被人杀死，
連累了同行人身受冤屈。

〔尤氏上。〕

尤 氏 (唱)猛听得門兒外哭哭啼啼，
開門看原來是我的侄女。

苏戌娟 哎呀，姑母救命罷！

尤 氏 众位帶我侄女何事？

秦古心 尤大姐，你兄弟被人杀死了！

尤 氏 哎呀，兄弟呀！(哭介)

班头乙 你可認得这錢鈔嗎？

尤 氏 这是与我兄弟一同做买卖的，还与我罢！

班头甲 你再看看这个可是你令侄女婿！

尤 氏 杀了我兄弟敢么有他！

班头甲 就是他！

尤 氏 好贼！盜去我十五貫錢鈔，又拐走我的侄女，老身豈肯与你甘休！

(唱)賊強盜怎忍心杀我兄弟，
盜宝鈔又拐帶我的侄女。

我打你几下先出口气！

班 头 不必打他，关了門戶，同到县衙听审！

苏戌娟 姑母，救命啊！

尤 氏 小賤人！

〔同下。〕

第 十 場

〔四衙役、一門子、一書吏、陶云好上。〕

陶云好 (引) 做官不与民做主，智不不明白心糊塗。

下官、陶云好。自幼不爱讀書，捐納無錫县知县。
今日清早有皋桥地方尤二被人杀死，本县亲自驗
看，确是因伤身死。命差役捉拿凶手，未見到来！

〔二班头上。〕

班头甲 稟老爷：凶犯拿到。

班头乙

陶云好 帶上来！

班头甲 帶凶犯！

班头乙

〔熊友蘭、苏戌娟、秦古心、尤氏上。〕

熊友蘭
苏戌娟 老爷冤枉！
秦古心
尤 氏

陶云好 去掉刑具。报名上来！

熊友蘭 小民、熊友蘭。

苏戌娟 小女子、苏戌娟。

陶云好 这老头子哪？

秦古心 秦古心。

陶云好 老婆子？

尤 氏 尤氏。

陶云好 熊友蘭，你怎么盜去十五貫，杀死尤二，从实招来！

熊友蘭 老爷呀！

(唱)听兄弟在家中身遭禍难，
受屈抑被羈押不白之冤。
商船客陶复朱慈生一念，
他贈我十五貫救弟出監。

陶云好 怎么十五貫是客商在船中贈你的，名叫陶复朱，是某月某天？

熊友蘭 是本月十五日。

陶云好 来！

班 头 有！

陶云好 去察船簿，本月十五日可有陶复朱过关，禀我知道！

班 头 遵命！（下）

陶云好 苏戌娟，你怎么私通奸夫，害死繼父，从实招来！

苏戌娟 太爷呀！

(唱)我爹爹回家时天色已晚，
吃醉酒昏沉沉倒在床前，
只見他背錢鈔一十五貫，
說此錢卖民女去作了环。

陶云好 尤氏，你兄弟怎样死的，从实訴来，不要誣告好人！

尤 氏 大老爷！

(唱)我兄弟無生計实堪憐念，
贈与他十五貫宝鈔銅錢，
那一日回家去天色已晚，

賊強盜害我弟命喪黃泉。

陶云好 秦古心，你和尤二既是近鄰，又是一牆之隔，他家殺人，難道說你听不出一些動靜來？

秦古心 大老爺，有一天初更時候有人叩門，是我開門看見尤二背負十五貫錢，他說是他姐夫贈他，約他一處做買賣。故此約四鄰與他恭賀，不料被人殺死。大老爺呀！

（唱）是小人清早起去把他看，

見尤二被殺死僵臥床前。

熊友蘭若不是殺人凶犯，

為什麼十五貫扛在他肩？

〔班頭上。〕

班 頭 稟老爺：小人奉命去到船局稽查堂簿，並沒有什麼陶復朱，只有河南鄧清過去！

陶云好 熊友蘭，那陶復朱不曾過關，如今你還有什麼說的？

熊友蘭 此錢實是陶復朱所贈，望大老爺查看明白。

陶云好 料你也不肯說實話呀！來，與我打！

〔班頭打介。〕

班 頭 招！

熊友蘭 無有招的！

陶云好 不動大刑，量你不招，來，看大刑！

班 頭 看大刑！

〔上夾棍介。〕

陶云好 有招無招？

班 頭 有招無招？

熊友蘭 無有招的。

班 頭 太爺他不招。

陶云好 收!

班 头 啊!

熊友蘭 受刑不过，願招!

班 头 願招!

陶云好 松刑。招来!

熊友蘭 哎呀天哪! 俺熊友蘭遭此冤枉，这一画供，性命休矣!

(唱)是小人見財色行凶作惡，

为奸情杀尤二命見閻罗。

陶云好 苏戌娟招来!

苏戌娟 (唱)小女子只曉得勤勞織紡，

杀人事全不知怎能承当?

陶云好 你不承当，熊友蘭既已画供，还怕你不招。来，給我打!

班 头 打!

苏戌娟 願招!

班 头 画供!

(苏戌娟画供介。)

門 子 俱已画供，刑房行文，將此案过常州府查收。来! 將熊友蘭、苏戌娟，各收各监，帶下去!

众 啊!

(禁子暗上，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陶云好 尤氏、秦古心听候过府。下去!

(尤氏、秦古心下。)

陶云好 將文書交与典史押解过府!

众 啊!

陶云好 这么一件案子，本县可算得审問不屈。正是：虽然

自幼讀書少，練達人情我為高！掩門！

〔同下〕

第十一場

〔四衙役、典史上。〕

典 史 身住公衙內，殷勤奉上人。

我乃典史是也。奉大老爺之差，押解熊友蘭一案犯人上常州過府。伙計們走來！

〔二班頭上。〕

大班頭 上命差遣，

二班頭 概不由己。

大班頭 叫我們來，有什麼話說？
二班頭

典 史 奉老爺之命押解熊友蘭一案過府，喚他們來走路。

大班頭 熊友蘭、蘇戌娟走動啊！
二班頭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唱) 萬不想飛來禍從空而降，
與女子同路行追悔難當。

〔蘇戌娟上。〕

蘇戌娟 (唱) 悔不該私出走行事莽撞，
却連累無辜人身遭禍殃。

熊友蘭 大姐！
(唱) 但不知殺人犯如今何往？
連累我行路人無故遭殃。

蘇戌娟 (唱) 勸君子免憂思暫把心放，
到府衙再申訴自可無妨。

眾 走！走！走！（同下）

第十二場

〔四衙役、門子、書吏、郭玉智上。〕

郭玉智 (引)四品黃堂，管百姓，免受冤枉！

(詩)身授常州府，

荒年百姓苦。

豁免納糧賦，

要与民作主。

本府、郭玉智。初任山陽縣，政簡刑輕，懶動硃筆，上司見愛，舉荐常州府正堂。清早無錫解來一案，趁此午堂審問一番。人役們，吩咐無錫縣典史抱原案卷宗上來！

衙役 無錫縣典史抱原案卷宗上來！

〔典史上。〕

典史 無錫縣典史告進！叩見大老爺！

郭玉智 起來！

典史 謝大老爺！

郭玉智 將犯人帶上來！

門子 帶犯人！

〔二班頭押熊友蘭、蘇戊娟上。〕

班頭 犯人進！

門子 听点！

郭玉智 熊友蘭！

熊友蘭 有！

郭玉智 蘇戊娟！

蘇戊娟 有！

郭玉智 典史，本府看熊友蘭呈詞，事有可疑，那十五貫乃

是船中陶复朱所贈，你老爺就該查明才是！

典史 我家老爺稽查堂簿，那日只有河南邓清过关，并無陶复朱在內。

郭玉智 巧辯！熊友蘭跪上來，你怎樣杀死尤二，盜去十五貫就該實說！

熊友蘭 大老爺！

(唱)山陽县与無錫相隔甚远，

非亲故非夙識怎能通奸？

郭玉智 苏戌娟上來！

苏戌娟 爷爷！

(唱)小女子只曉得勤儉織綫，

望太爷据招呈細細詳參！

郭玉智 在無錫既已招認，为何到此翻供，不动大刑，料你們不招！

熊友蘭 大老爺！

(唱)在無錫受苦刑皮肉糜爛，

沒奈何画招供实負奇冤。

苏戌娟 (唱)望青天發慈悲救苦救难，

念民女蒙不白伶仃可憐。

郭玉智 不肯實招，來，看大刑伺候！

熊友蘭 哎呀老爺呀！念小人实在冤枉，身上刑伤未愈，再也打不得了！

郭玉智 扯下去！

苏戌娟 哎呀，老爺呀，不要再打無辜之人。杀父之事，是，是，是小女子一人所为！

郭玉智 叫她画供！

众 画供！

苏戌娟 是。(画俱介)

郭玉智 帶下去!

〔禁子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郭玉智 典史回衙!

典史 謝大老爷! (下)

郭玉智 曾記得本府在山陽县任內有因奸致死一案，凶犯名叫熊友蕙，今日此案凶犯名叫熊友蘭也是因奸致死人命，看他們的名字好似弟兄二人，若果是一母所生，倒也可嘆，倒也可恨! 正是：人情險惡休輕信，須知世路本崎嶇。掩門!

〔同下。〕

第十三場

〔中軍胡連上。〕

胡連 (詩) 严法森森不輕饒，

曾記典謨有皋陶。

但学孔聖三分礼，

莫犯蕭何律一条。

俺乃应天巡撫标下中軍胡連是也。我家大人連日挂牌，审了数十起案件。今日又审常淮二府囚犯。这般时候大人未曾開門!

〔幕內喊：門开。〕

〔大吹打。四龙套、四劍子手上，双進門，二班头暗上。〕

胡連 淮安解子!

班头 有!

胡連 人犯可曾齐备?

班头 齐备了!

胡 連 叫他們上來！

班 頭 眾犯人上來！

〔熊友蕙、侯三姑、郭大道、霍期天上。〕

胡 連 一起奸杀事。熊友蕙！

熊友蕙 有！

胡 連 侯三姑！

侯三姑 有！

胡 連 一起得財伤主事，郭大道！

郭大道 有！

胡 連 一起放火伤人事，霍期天！

霍期天 有！

胡 連 小心解进去！

班 頭 報門！犯人告进！

〔熊友蕙等原人过場下〕

胡 連 大人怎样吩咐？

班 頭 大人吩咐，众犯分头寄监，熊友蕙暫寄司獄，侯三姑押往苏州府监中。

胡 連 小心解往！

班 頭 是。

胡 連 掩門！

〔同下〕

第 十 四 場

〔二班头上。〕

大班頭 伙計，大人吩咐下来，众犯分头监禁，熊友蘭暫寄司獄，苏戊娟押往苏州。熊友蘭走动啊！

〔熊友蘭上。〕

熊友蘭 哎！

(唱)受朝审定罪刑慘無天日，
只因为十五貫惹下是非，
未杀人却犯了杀人刑律，
到如今縱有翅也难高飞。(圓場)

班 头 禁子！

〔禁子上。〕

禁 子 虎头門里逃生少，枉死城中冤鬼多。
何事？

班 头 犯人一名，交与你，小心看守！(下)

禁 子 进去罢！

熊友蘭 大哥見礼了！

禁 子 你叫什么名字？

熊友蘭 罪人熊友蘭。

禁 子 朝审过了？

熊友蘭 朝审过了。

禁 子 朝审过了，不要在这里。

熊友蘭 該在哪里？

禁 子 来，有間小屋兒，你到那兒去吧。待我稟報獄官好上
号簿，你进去罢！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点兒进去！(下)

熊友蘭 哎，想我自己也有不該之处：一不該負重早行，二
不該与女子交談。事到如今埋怨誰来！

(唱)到此时成鉄案如何昭雪，

我不該忘却了男女有別。

这也是喪行檢自作之孽，

又誰知因交談竟为禍阶！

哎呀，棒瘡疼痛，不免就地睡了罢！

〔幕內：押熊友蕙走動！〕

〔班頭押熊友蕙上。〕

熊友蕙 哎，老天爺呀！
(唱)無故的把好人這般牽扯，
過府道審情由多受磨折。
悔不該將書室遷移內舍，
可嘆我滿腹冤無處去說。

班 頭 蔡子！

〔蔡子上。〕

蔡 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
什麼事？

班 頭 犯人一名交你好好看守！（下）

蔡 子 進去！

熊友蕙 大哥有禮了。

蔡 子 你叫什麼名字？

熊友蕙 罪人熊友蕙。

蔡 子 朝審過了？

熊友蕙 朝審過了。

蔡 子 朝審過了不該在這麼！

熊友蕙 該在哪裡？

蔡 子 那麼有一間屋子，那里頭有一個死囚犯，你們在一處安身，進去罷。半夜三更他媽的坐監來！待我報與獄官，好上他的號簿！（下）

熊友蕙 想我熊友蕙在家永不出門，不料好端端生出這樣大禍！

〔起一更〕

起了更了！

(唱)你看那朔風起寒冷难过，

怕只怕今日里难以走脱。

哎，适才禁子言道：这屋中还有一死囚犯，这边厢
不見动静，待我摸他一摸。原来睡熟，这是甘心受
罪，若是我熊友蕙如何睡的着嘔！

(唱)渾身上疼的我实实难忍，

坐不安站不稳如刀割心。

哎呀，棒瘡难忍，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就地睡下了
罢！

〔二更〕

熊友蘭 (唱)地潮湿身疼痛实难安睡，

〔内喊：熊友蕙〕

熊友蘭 哎呀！

(唱)一声喊吓得我胆颤魂飞。

哎，想我如今死也不悔，但只是我那兄弟呀！

(唱)都为来救你心中急切，

在皋桥遇女子一路同偕，

到此时蒙奇冤身遭縲紲，

怕的是弟兄們一同斬决。

事到如今，不必胡思乱想，不免还是倒地睡了罢！

〔三更。〕

熊友蕙 啊，听那人声音好似我兄長，想我身陷牢獄之中，
他不前来营救，怎么今日他也来到此地了！

(唱)他在外作艚工逍遙岁月，

全不顧手足情將我抛撇。

哥哥呀，哥哥！难道你就不想兄弟熊友蕙了么？

(唱)在家中相对話遂成永訣，

講什么棠棣花燭篋調協！

熊友蘭 哎呀，你方才說什麼熊友蕙，你是何人？

熊友蕙 我就是熊友蕙。你是哪個？

熊友蘭 我是熊友蘭。

熊友蕙 怎么講，你就是我兄長？哥哥呀！

熊友蘭 (唱)不曾想弟兄們相逢今夜，

熊友蕙 (唱)怕只怕免生離又要死別。

熊友蘭 兄弟，里边黑暗看不清楚，幸喜門外尚有月色，你到外边一些，待为兄看你一看。

熊友蘭 (唱)黑暗里無灯光且寻明月，

熊友蕙 (唱)果然是同胞兄用手相挈。

問兄長因何故也遭縲紲？

为什么受刑伤步履蹉跎？

熊友蘭 兄弟呀！

(唱)在船中听兄弟身遭縲紲，

怎么哥哥在船上就知道兄弟受罪么？

熊友蘭 (唱)能交出十五貫可把案結。

多亏船客之中有一位陶公啊！

熊友蕙 多亏他怎样？

熊友蘭 他贈我十五貫錢鈔，他叫我連夜趕赴淮安，去救兄弟你！

(唱)为救你心中急起早半夜，

中途上遇冤孽遭蒙不潔。

熊友蕙 什么冤孽，什么冤孽？

熊友蘭 (唱)遇公差驗錢鈔奸情連累，

熊友蕙 怎么兄長也是奸情杀人之事么？

熊友蘭 兄弟呀！

(唱)因此上过朝审定了秋决!

熊友蕙 蒼天哪，蒼天！想我遭此冤枉，只当是問官一时昏聩，
誰知我兄長也遭此冤枉，想到此間好不气杀人也！

熊友蘭 兄弟醒來！

熊友蕙 (唱)听兄長說案情目眦欲裂，
嘆弟兄同廢命气梗喉咽。

我好恨！

熊友蘭 恨者何來？

熊友蕙 (唱)恨狗官無憑証审問苟且，
用酷刑逼口供毫無体貼。

熊友蘭 到如今怎么埋怨起問官來了！

熊友蕙 想旁人受审，既有真贓，又有干証。你我弟兄，一
無贓，二無証，只憑那問官酷刑拷打，就把你我弟
兄送到枉死城中，你道是可恨不可恨？

熊友蘭 哎，兄弟呀！

(唱)嘆弟兄好一似籠中鳥雀，
想高飞万不能翅折毛缺。

熊友蕙 (唱)为什么遭飞灾令人难解，
但願得發复盆無罪了結。

熊友蘭 弟兄你还想無罪回家么，只恐今生今世不能的了！

熊友蕙 兄長啊！

(唱)二爹娘生你我兩点骨血，
兄弟們今一死香烟斷絕。

熊友蘭 (唱)未知生焉知死且作脫略，
想到此猛然間喜上眉睫。

哈！哈！哈！

熊友蕙 哥哥你笑什么？

熊友蘭 哎！我笑的是呀！

(唱)虽不能生同归死喜同穴，

弟兄們常相伴永不拋撇。

兄弟，等到出决之日，你那陰魂莫要远离，須要跟隨哥哥！

熊友蕙 自然随定哥哥！

熊友蘭 (唱)遭不白受斬刑地濺冤血，

好兄弟亲骨肉死也相偕。

〔禁子暗上。〕

禁 子 你們這兩塊挨头刀的！放着觉不睡，哭哭咧咧，吵得这一监人都不能睡。趁早兒給我挺尸，要是再嚟丧，可別說我要打你們了！

熊友蘭 禁卒大哥我們是弟兄兩個，今日相遇，因此痛哭。你饒恕我們吧！

禁 子 怎么着，你們是亲弟兄相見？

熊友蘭 正是。

禁 子 这就难怪啦，可是你們也別哭了。吵得別人睡不着，那可不行！我是心軟的人，听你們說得怪可憐的，我拿壺茶來給你們喝得啦。

熊友蕙 禁哥你是个好人！

禁 子 不是好人能好些年都当牢头嗎？別哭了，惊醒獄官，大家不便，我拿茶去。噫！怎么修积的，亲哥倆全混到死囚牢里來了！（下）

熊友蘭 兄弟，你我就睡下罢！

熊友蕙 小弟遵命。

〔同下。〕

第十五場

况 鍾 (內)趨行!

〔四衙役、二皂隶、門子、傘夫、况鍾騎馬上。十三裨將、况鍾上。〕

〔牌子，挖開，歸正。〕

坐黃堂奉公執法，願赤子樂業安居。

下官、况鍾。兩榜進士出身，蒙聖恩身受翰林院編修簡放蘇州府正堂。在京領選赴任，前面已是姑蘇。來!

众 有!

况 鍾 本府今晚在城隍廟住宿，明日接任，就此前往!

〔众應介。牌子。同下。〕

第十六場

〔老道上。〕

老 道 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

我乃蘇州府城隍廟中老道是也。今有蘇州知府况大老爺在此住宿，打掃干淨，廟前伺候!

〔四衙役、二皂隶、門子、傘夫、况鍾上。牌子。〕

老 道 廟祝叩見大老爺!

皂 隶 廟祝叩見大老爺!

况 鍾 廟中伺候!

皂 隶 廟中伺候!

〔众挖門，圓場。〕

老 道 正位! 一進香，二進香，三進香，躬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請神前奠酒!

况 鍾 神聖在上，弟子况鍾蒙聖恩欽點本府知府，我若貪財昧理，不顧民生，不能除暴安良，安靖地方，願

絕弟子后嗣，以为貪婪之报。神聖明鑒！（牌子）尔等外廂伺候！

〔众分下。况鍾更衣介。〕

况 鍾 听弦歌不輟，鷄犬相聞，姑苏果然一片好風景也！

（唱）自幼兒讀寒窗習学孔孟，

檢經史熟墨卷吟哦詩文。

尙勤勉学不倦严遵师訓，

在学中得案首压倒群英。

仲高魁点进士廷对策論，

傳臚时列三甲点入翰林。

簡放我到苏州署理正印，

看百姓如赤子恤老扶貧。

安良善懲奸頑使民安靜，

免徭役除陋規少接縉紳。

一路上越关山身体勞頓，

眼迷离伏几案酣睡沉沉。

〔睡介。二旗形上，跳介，翻轉况鍾紗帽、拍桌子下。〕

况 鍾 （唱）适才間才合眼双熊出現，

含錢鈔和老鼠跳躍案前。

將本府烏紗帽三番兩轉，

莫不是苏州城有了奇冤。

且住！适才夢見兩個黑熊：一个銜錢，一个含鼠，在案前跳躍，又將本府紗帽三番兩轉，这是什么緣故？嘔嘔是了：想此地必有奇冤，不免到任慢慢察訪便了。

〔况鍾原入同上。〕

門 子 外面轎馬齐备，請老爺到任！

况 鍾 外面搭轎！

〔門子應介。牌子。眾同下。〕

第十七場

〔禁婆子上。〕

禁婆子 (念數板)

我當禁婆管牢囚，十人見了九人愁。有錢的，好應酬，沒錢的，打不休來罵不休。哪怕犯人作對頭、作對頭。

我蘇州府府監禁婆子。只因新解到兩個女犯，晝夜啼哭，扰得合監人都睡不好覺。今天沒事，不免叫他們前來，跟他們說說，是有銀子是有錢，叫他們拿出來，我老娘也好受用，就是这个主意。蘇戌娟快來！

〔蘇戌娟上。〕

蘇戌娟 (唱) 听一声喚戌娟愁眉鎖上，
怕只怕蘇州府又升大堂，
空申問怎能够辯明冤枉，
無非是留笑柄受辱一場。

禁婆子 侯三姑快來！

〔侯三姑上。〕

侯三姑 (唱) 在牢中又听得禁婆喊嚷，
吓得我战兢兢無有主張。
到今日還不知錢鈔何往，
更难測馮金郎因甚命亡。

蘇戌娟 蘇戌娟。

侯三姑 侯三姑。

蘇戌娟 拜見禁媽媽！
侯三姑

禁婆子 別拜了，哪兒來的這些酸禮呀！

苏戌娟
侯三姑 啊媽媽，喚我們出來有何話講！

禁婆子 明人不用細講，响鼓不用勤擂。你們倆有銀子有錢，拿出點兒來，也好墊辦使用。

苏戌娟
侯三姑 哎呀媽媽呀！我們身遭冤枉，又無親人，哪里來的銀錢與媽媽使用？

禁婆子 沒有親人自然沒錢，這個咱們不說。我再問你們晝夜啼哭，攪得這一監人都不能睡覺，又是何道理哪！

苏戌娟
侯三姑 媽媽，想我二人身遭大難，眼前就要問斬，怎么不叫我們痛哭哇！

禁婆子 你听啊，你們倆一口同音，想是你們編排好了搪塞你媽媽，要不就是你們商量好了，打算尋死連累媽媽！

苏戌娟
侯三姑 我們不敢。

禁婆子 你們不敢我可敢。來，來，來，你們瞧瞧，這是連床鏢子，你們自己上去！

苏戌娟
侯三姑 哎呀，媽媽呀！

苏戌娟 (唱) 听說是上連床魂飛魄喪，

侯三姑 (唱) 在閨中何曾見鏢子連床。

苏戌娟 (唱) 可嘆我無父母遭此冤枉，

侯三姑 (唱) 望媽媽施惻隱勝似燒香。

苏戌娟 (唱) 我哭一聲禁媽媽！

侯三姑 (唱) 我叫一聲禁媽媽呀！

禁婆子 (唱) 我那去世的老頭子呀！

我哭什么？得了，得了，你們倆人起来吧，也不用上床了，媽媽叫你們哭的心軟了，你們也別哭了，媽媽教伙計上街买点魚肉来，我做得了給你們吃啊！

苏戌娟
侯三姑 多謝媽媽！

禁婆子 照我这个心眼怎么能当牢头？明天改行当媒婆去。
你們說說吧，我教伙計买东西去。（下）

苏戌娟 太姐姐見礼了！

侯三姑 奴家还礼，不知姐姐身犯何罪，說与奴家知道！

苏戌娟 哎，姐姐呀！

（唱）眼含泪与姐姐从头細講，
訴前情不由人悲痛断腸。
遭不幸我天倫早把命喪，
随母亲到尤家身受淒涼。
我繼父終日里看我不上，
他言道賣出我去做梅香。
奴害怕到臬桥投亲前往，
我繼父又不知何人杀伤。
連累那行路人受刑受杖，
盼的是天睜眼六月飞霜。

不知姐姐身犯何罪？

侯三姑 提起奴的冤枉啊！

（唱）奴隔壁住熊家讀書朗朗，
老公公避嫌疑命我迁房。
交与我环和鈔暫放案上，
因貪睡全不知遺落何方。
熊公子拿金环来換銀兩，

奴的夫討金环暗試妻房。

又誰知話未明奴夫命喪，

老公公起疑心告到公堂。

他告我与熊家私通来往，

無賊証斷同謀判決抵償。

苏戌娟 看来你我姐妹乃是一样的冤枉！

侯三姑 姐姐說的有理，今生也就罢了，来世要与姐姐同居一处，姐姐請上受我一拜！

苏戌娟 奴家也有一拜！

侯三姑 (唱)願来生与姐姐同生世上，
我和你同父母形影双双。

苏戌娟 (唱)今世里無兄弟父母早喪，
到来生成姊妹免受凄凉。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 禁婆子！

〔禁婆子上。〕

禁婆子 誰呀？

刀斧手 快喚苏戌娟、侯三姑来！

禁婆子 苏戌娟，侯三姑，有人看你們来了！

苏戌娟 这般时候还有什么人前来看望？

禁婆子 你們看看就知道了！

刀斧手 呔！大老爷奉旨决囚，叫你們前去陪綁！

苏戌娟 事到如今还說什么陪綁，分明是就要处决了！（哭介）

刀斧手 动起手来！

〔苏戌娟、侯三姑上綁，刀斧手押着兩边下。〕

禁婆子 这两个孩子哭得这么天昏地惨的，不定有什么冤枉哪，可是已然都綁上了，冤又有什么法子哪，哎！

这也是情屈命不屈呀！正是：枉死城中多怨鬼，何处没有冤死人！（下）

第十八场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甲 众位请了！

众 请了！

刀斧手甲 奉了况大老爷之命，监中捆绑犯人，就此前往？

【圆场。】

刀斧手 来此已是。禁子！

【禁子上。】

禁子 又是谁坐监来了？

刀斧手 胡说！

禁子 原来是上差到了！

刀斧手 开门！

禁子 待我开门。请进来吧！

刀斧手 你将熊友兰、熊友蕙叫了出来！

禁子 熊氏弟兄走动啊！

【熊友兰、熊友蕙上。】

熊友兰 （唱）这才是蒙奇冤枉送性命，

熊友蕙 （唱）恐冤情沉海底今世难伸。

禁子 上差到了！

熊友兰 （唱）听说是上差到如梦惊醒，

熊友蕙 （唱）秋风起树叶黄到了时辰。

刀斧手 你是熊友兰？

熊友兰 是。

刀斧手 你是熊友蕙？

熊友蕙 是。

刀斧手 綁了！

〔上綁，出監門介。〕

刀斧手 閑人閃開！

熊友蘭 哎呀天哪！想我熊友蘭蕙这样冤枉，死的好不明白也！

熊友蘭 （唱）可嘆我蒙不白身遭捆綁，
細思量这才是飞来禍殃。
在船中听兄弟身遭冤枉，
陶恩人贈錢鈔回轉山陽。
行至在無錫县又生魔障，
应女子許同行深悔不当。
遇公差指同逃無言辯講，
十五貫作賊証綁赴法場。

熊友蕙 （唱）兄出外我在家禍从天降，
我与那馮玉吾仅隔一牆。
書架上得金环还道天賞，
怎知曉倘来物禍根埋藏？
我不該到馮家兌換銀兩，
更不知馮金郎何病暴亡。
苦逼供認奸杀一命身喪，
恨只恨落丑名敗坏書香。

刀斧手 走！

〔同下〕

第十九場

刀斧手 （內）綁定了！

苏戌娟 (內唱倒板)

听一言不由人神魂飄蕩，

〔刀斧手押苏戌娟、侯三姑上。〕

侯三姑 (唱)不由奴身無主体似篩糠。

苏戌娟 (唱)眼睁睁到法場定把命喪，

苏戌娟 (唱)姐妹們一同行去見閻王。

侯三姑
苏戌娟 蒼天哪，蒼天！想我苏戌娟遭此不白之冤哪！
(唱反二黃)

苏戌娟在法場低头暗想，
是何人把繼父杀死臥床？
曾記得奴姑母对我言講，
他說是父不慈可奔她方。
我不該性急躁深夜前往。
遇君子指迷路累他遭殃。
我二人守礼法未涉遐想，
并不曾問家事說短道長。
兩足痛難行走歇坐片晌，
那君子因劳累远歇路旁。
有公差和四鄰随后赶上，
硬說是杀人犯同逃他乡。
他与我同受刑屈画供狀，
少刻聞炮声响同見閻王。

侯三姑 想我侯三姑啊！

(唱)侯三姑命乖舛父母早喪，
到馮家作童媳未曾圓房。
奴隔壁熊相公讀書向上，

也不知为什么迁入内房。
老公公起疑心明查暗访，
送金环和钱钞试我行藏。
因困倦和衣衫倒臥床上，
醒来时失环钞寻找無方。
熊友蕙拿金环来兌銀兩，
老公公討金环怒遣金郎。
猛然間奴的夫腹痛命喪，
告当官害亲夫別有心腸。
在公堂受严刑画供紙上，
身虽死目难瞑丑声远揚。

苏戌娟 (唱)除非是包龙圖仍活世上，
侯三姑 (唱)为什么蒼天爷不降飞霜？
苏戌娟 (唱)哭皇天叫后土全無声响，
侯三姑 (唱)想活命除非是日出西方。
刀斧手 閑人閃开了！

〔同下。〕

第二十場

〔四龙套、四衙役、門子引况鍾上。〕

况 鍾 (引)熟讀經史，喜循良，扶弱鋤強。
(詩)为清官揚傳天下，
斷冤情曉喻四方；
除強暴安良为上，
受百姓答报君王。

本府、况鍾。奉旨決囚，監斬犯人。来！

門 子 有。

况 鍾 刀斧手伺候！

門 子 刀斧手上堂！

〔四刀斧手上。〕

刀斧手 叩見大老爺！

况 鍾 犯人可曾帶齊？

刀斧手 帶齊了。

况 鍾 將犯人綁上來！

刀斧手 啊！帶熊友蘭、苏戌娟、熊友蕙、侯三姑！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熊友蕙、侯三姑上。〕

刀斧手 犯人当面！

况 鍾 啊！

（唱）刀斧手綁四犯公案以外，

驗正身快与我掌起面來。

刀斧手掌起面來：

這兩個面似土愁鎖眉黛，

那兩個流血泪有目難開，

看面貌全不像凶惡毒歹，

為什麼惹下了殺身禍災？

刀斧手，与我正法！

熊友蘭 太爷冤枉啊！

况 鍾 住口！

（唱）到此时尔还敢喊冤胡賴，

在公堂既画供斬就應該。

熊友蘭 哎呀太爷呀：听得監中犯人言講，太爷乃是包龙圖再世，若不平反我四人的冤獄，小人們縱死九泉，也難瞑目甘心了！（哭介）

况 鍾 (唱)就是那包龙圖如今还在，
也不容假惺惺裝傻充呆。
刀斧手把四犯捆綁場外，
提硃笔勾标名快把刀开。

〔中軍上。〕

中 軍 稟大老爷；囚單呈上，望大老爷点名！

况 鍾 呈上来！一起無錫县斬犯一案，男犯熊友蘭、女犯
苏戌娟；一起山陽县斬犯一案，男犯熊友蕙、女犯
侯三姑。啊，熊友蘭、熊友蕙，前日未到任之先，
在城隍庙住宿，夢見双熊口內銜錢含鼠，我想那双
熊正应在熊姓身上，看他們的名字，又好像弟兄，
內中必有冤枉，本府倒要重审一番。来！

众 啊！

况 鍾 將熊友蘭一案先帶下去！

众 啊！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况 鍾 熊友蕙跪上来，把你犯罪情由从实講来！

熊友蕙 小人熊友蕙，与馮玉吾家是近鄰，他家失掉金环，
小人在架上抽書拾得，不料他一口咬定与他兒媳同
謀杀死他的兒子金郎！

况 鍾 他家失了金环，可是在你家拾取？

熊友蕙 正是。

况 鍾 侯三姑，你將金环放在何处？

侯三姑 那日公公將金环、宝鈔交与小女，放在桌案之上，
一时困睡，醒来不見！

况 鍾 熊友蕙，金环从哪里拾来？

熊友蕙 書架上拾来。

况 鍾 你那書架安放何處？

熊友蕙 書架离馮家相隔一牆。

况 鍾 侯氏，你丈夫怎样死的？

侯三姑 我丈夫进房索取金环，話未講完，不知怎么霎时肚腹疼痛而死。

况 鍾 临死什么时候？

侯三姑 辰时。

况 鍾 你公公可在家內？

侯三姑 我公公正在家中。

况 鍾 既在家中就不曾知道金环失去么？

侯三姑 我家公公說是：奴將金环私贈与熊生了！

况 鍾 那熊生的金环，如果真是你所贈，哪有又到你家鋪中去兌換的道理？此案仅就此一点而談，也就有些出入！

(唱)查案情不符合令人难解，

慎人命还必须細用心裁。

此案帶下去！

众 啊！

〔刀斧手熊友蕙、侯三姑下。〕

况 鍾 將熊友蘭一案帶上来！

众 啊！

〔刀斧手押帶熊友蘭、苏戌娟上。〕

况 鍾 熊友蘭，你將犯罪情由从实講来！

熊友蘭 小人熊友蘭。兄弟熊友蕙，在家讀書。只为家中貧寒，是小人在船上与人家当做艍工，聞听我兄弟身陷牢獄之中，不能搭救，因而慟哭。多蒙客商陶复朱贈我十五貫銅錢，回山陽去救兄弟。行在無錫

县，为了趨路鷄鳴而起，路遇苏戌娟同路行走，遇見公差，鎖拿到堂，严刑拷打，小人受刑不过，只得屈招，实在他家被盗謀杀之事，小人一字不知。求太爷作主！

况 鍾 苏戌娟，你繼父怎样死的？

苏戌娟 我繼父那日晚間，背負十五貫錢回家，言道：將小女卖与人家做了丫环。小女不願为奴，等我繼父睡熟之时，黑夜投奔我姑母家中，路遇熊生引路同行。我繼父怎样死的，全不知曉。

况 鍾 听他們言語之中，也有抵触之处，想那山陽与無錫相隔甚远，素不相識，怎能有私？况且錢鈔如何为証，怎能因此十五貫錢鈔便断成死罪？我况鍾若不断明此事，怎能与他四人明冤哪！

（唱）枉受了皇王祿良心何在，

我况鍾豈不念明鏡高台？

不敢学包龙圖与民除害，

定与他四条命冤恨消开！

刀斧手！將四名人犯暫押班房，待老爷面見督爷与他們辨明冤枉。

刀斧手 大老爷奉旨决囚，迟慢不得！倘若耽悞时刻，連累老爷前程不便！

况 鍾 胡說！难道我不知么？何用你們多講，將人犯帶下去！

〔刀斧手押熊友蘭、苏戌娟下。〕

况 鍾 与老爷更衣！（更衣介）

〔四龙套、二衙役、門子同下。〕

况 鍾 打了灯笼，随老爷上院！

二衙役 是。

况 鍾 帶馬！

【二衙役隨况鍾下。】

第二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 黑夜無光月不明，

更夫乙 天寒地冷凍成冰。

更夫甲 人家睡覺我警醒，

更夫乙 手敲梆鑼到五更。

更夫甲 伙計，奉了大老爺之命，看守柵子，小心着！

更夫乙 是啦。

【二衙役引况鍾上。】

二衙役 什么人在此，大老爺到了！

二更夫 夜巡更夫与大老爺叩頭！

况 鍾 还有何人在此伺候？

二更夫 有值夜巡官在此！

况 鍾 喚他前來！

更夫甲 大老爺喚夜巡官去見！伙計，打三更！（下）

【夜巡官上。】

夜巡官 夜巡官參見大老爺。大老爺決囚多受辛苦！

况 鍾 就是为了決囚一事，特來面見督爺！

夜巡官 大老爺暫且請回，五更相見便了！

况 鍾 还有緊急公務，必要即刻叩見！

夜巡官 大老爺不比別官，真是青天，民之父母，小官即刻通報！

况 鍾 有勞你了！

〔夜巡官下。〕

况 鍾 哎呀，这个官兒倒也小心，竟自傳进去了！

〔幕內：呔，赶他出去！〕

〔夜巡官上。〕

夜巡官 哎呀大老爷，小官进內惊醒大人，傳話出来，五更相見！

况 鍾 生死就在頃刻，你再进內通报。

夜巡官 不敢不敢，可实在不敢！

况 鍾 你不通报，待本府自己击鼓便了！（击鼓介）

〔幕內：什么人击鼓！〕

夜巡官 苏州府！

〔幕內：大人吩咐，开門！〕

夜巡官 开門，明灯坐堂！

〔四龙套、門子、周忱上。〕

周 忱 （点絳唇）身受封疆，气宇軒昂，鎮四方，縱意飞揚，那管誉和謗。

（詩）奉詔督撫出江南，

声势赫赫蔽蓬天。

鴻鵠自有凌云志，

不向燕雀作呢言。

本督、姓周名忱，字循儒。江西济水人氏。奉命巡撫。今当江南应天府地界决囚之日，也曾命苏州府監斬四名囚犯，未見回報。忽然夜間击鼓，必有所为。素知此官品行端方，性情正直，本院不好意思慢于他，只得連夜出堂相見。来！

众 有！

周 忱 傳夜巡官！

众 啊，夜巡官进见！

夜巡官 叩见老大人！

周 忱 傳苏州府进见！

夜巡官 老大人傳苏州府进见！

〔况鍾望介。〕

夜巡官 小官代劳了，苏州府告进！

况 鍾 苏州府况鍾参见大人！

門 子 起，免，打躬！

周 忱 奉命决囚，身負重任，貴府連夜击鼓，有何大事？

况 鍾 老大人，卑职奉旨决囚，祇当斬首回报，只是四名犯人，口喊奇冤，难以施刑，求大人作主！

周 忱 怎見有冤？

况 鍾 老大人容禀：

（唱）在法場將口供全都問过，

証不确赃不明含混織罗。

周 忱 本院朝审已过，情真罪当，不必多講，还是快快監斬回报去吧！

况 鍾 哎呀大人哪！那鄒衍下獄，六月飞霜，齐妇含冤，三年不雨。今日若不审明此案，使四人含冤地下，豈不招致天怒乎！

（唱）宁失出莫失入古語不錯，

望大人要三思另行定夺。

周 忱 奉旨决囚，乃是朝廷大典；况部文已下，本督也难以作主了。

（唱）部文下若迟延誰担过錯，

講什么六月霜古語傳訛？

他四人画供招朝审已过，

到如今欲平反实难开脱！

况 鍾 哎呀老大人，那四名囚犯临刑喊冤，还須重問。虽經朝审，又有部中复文。但上蒼有好生之念，朝廷有慎刑之司。老大人若不作主那四名含冤人犯就不能活了！

〔打四更〕

周 忱 貴府！

（唱）譙楼上打四更半夜已过，
到法場速斬决莫再延拖。

况 鍾 （唱）休道我絮叨叨故意延拖，
实不忍無罪人枉受宰割。
民为貴还怕他流离失所，
遇年荒發粮米为了全活。
这四犯口供中都有舛錯，
望大人多担待細問明白。

周 忱 事由重大，本院难以作主！

况 鍾 老大人何出此言！老大人果真不能作主，想卑职蒙
聖恩亲賜勅書也能便宜行事。
（唱）奉勅書我也能平反一过，
老大人你还要仔細揣摩。

周 忱 貴府既有勅書就該申奏朝廷，何必求本院饒赦！

况 鍾 老大人且請息怒，卑职無非为民請命而已！

周 忱 实难作主！

况 鍾 也罢！老大人既不与卑职呈奏，將卑职府印为質求
賞半月之限，卑职亲到常、淮二府訪察，逾期不决，
願請提參！

周 忱 好一个莽撞知府。既然貴府执意如此，本院只好与

你担待一二，貴府將印收起。

况 鍾 多謝老大人！

周 忱 本院限你半月往常、淮二府訪查明白，任你所为！

况 鍾 还求老大人二支令箭！

周 忱 要令箭何用？

况 鍾 常、淮二府所管之地，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無阻了！

周 忱 与他兩支令箭，但是倘有不測，休怨提參！

况 鍾 卑职怎敢！

周 忱 掩門！

〔周忱原人下。〕

况 鍾 可喜那四名人犯有了活命之机了，听听譙樓几鼓！

二衙役 已交五更！

况 鍾 尔等急回府衙，將四名人犯收监，帶領人役，往常、淮查訪便了。帶馬！

〔牌子。众同下。〕

第二十二場

〔地方上。〕

地 方 上司明文，胆小殷勤。

我、山陽县胯下桥地方薛鬍子便是。只因熊友慧一案，批与苏州府况大老爷监斬。不想他們又喊了冤了，况大老爷在督爷跟前領了兩支令箭，来到我們这里查訪。不免將馮玉吾喚来，命他將書桌圍屏准备停当，免我眼前吃苦。馮玉吾！馮玉吾！

〔馮玉吾上。〕

馮玉吾 子死媳坐监，心中真不安。

地方哥！

地 方 什么地方兒哥，愛哪攔就往哪兒攔！地方哥，還得要地方錢哪，又哪兒地方哥啦！

馮玉吾 哎呀，那苏州府到咱們这里有什么事么？

地 方 什么事，就是你們家的事情，將書桌圍屏準備停當，免我吃苦！

馮玉吾 早已停當了！

地 方 走，迎接大老爺去！（分下）

第二十三場

〔牌子。二快班、四衙役引況鍾上。〕

况 鍾 本府、況鍾。只為四名囚犯身受冤屈，綁赴法場就要斬決，是我求督爺保留下來，限我半月在常、淮二府辨明冤枉。來！

众 啊！

况 鍾 往胯下橋去者！

〔牌子。地方、馮玉吾同上。〕

地 方 地 方
馮玉吾 馮玉吾 迎接大老爺！

况 鍾 下邊伺候！（下轎介）喚地方！

众 地方！

地 方 地方與大老爺叩頭！

况 鍾 地方，熊友蕙住在哪里？

地 方 住在隔壁。

况 鍾 此房何人封鎖？

地 方 是前任老爺前來搜查寶鈔，因此封鎖。

况 鍾 喚馮玉吾！

众 馮玉吾！

馮玉吾 伺候大老爺！

况 鍾 你媳婦與熊生几時行奸，何時下此毒藥？

馮玉吾 行奸下毒藥并無准時刻。

况 鍾 哼！兩樣俱無准時刻，輕輕告人一死罪，這也可笑！

馮玉吾 大老爺，雖然未曾親見，我兒中毒身死却是實情。

况 鍾 不必多言，本府進去一看，便知分曉。吩咐众衙役
外邊伺候，只留快班二人同地方隨老爺進去。

(進門介)這是哪里？

馮玉吾 這是正房，這是偏房。

况 鍾 這是何處？

馮玉吾 這是我媳婦臥房。

况 鍾 為何上鎖？

馮玉吾 我兒死在此屋，故此不忍觀看。

况 鍾 地方，將鎖打開！

馮玉吾 我的兒呀！……(哭介)

地 方 呔！大老爺在此，你怎么大哭起來了？別哭！

馮玉吾 不哭！

况 鍾 哎呀！

(唱)進門來四下里察看情景，

房屋內太黑暗快開窗櫺。

來！(快班應介)叫人在開窗櫺。那侯氏言道，金環放
在此桌之上，我看此桌并無踪跡可尋。待我再到熊
家查看。來，帶路熊家！(众圓場)

二快班 來此已是。

况 鍾 將熊友蕙大門開放！

(唱)侯三姑失金環無有踪影，

桌案上查不出絲毫情形。
二次里到熊家再去勘問，
窗樑破房屋坏滿室灰塵。
桌案上放文房俱已傷損，
在書架堆積着不少書文。
細勘查兩室間全無漏縫，
怎能够同謀杀判作奸情？

且住！本府觀這屋與那邊一隙不通，莫說行奸下毒，就是私語也不能够，那熊生言道此金環从書架而得，這書架又無踪迹可尋，這……這便怎么处！啊，听那牆穴之中有鼠虫嚎叫，必有鼠穴，快班！

二快班 有！

况 鍾 你去看那邊牆穴可通馮家？

〔二快班看介。〕

二快班 影影有些亮光与隔壁相通！

况 鍾 用刀起开来看！

二快班 是。

况 鍾 且住！本府夢見銜鼠，莫非应了此事？

二快班 啓稟老爷：現有宝鈔面餅。

况 鍾 嘔！宝鈔有了。好，將面餅好好收起。哎呀呀若不是本府細查，枉死城中豈不是又添了兩個冤鬼，喚馮玉吾！

二快班 馮玉吾！

馮玉吾 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本府在鼠穴之中取出一件东西，你可認得么？

馮玉吾 什么东西？

况 鍾 与他觀看！

馮玉吾 这是我家宝鈔十五貫，想是熊友蕙藏在里边。

况 鍾 胡說！明明是你家宝鈔金环，被鼠虫銜去，你誤告好人，哪里容得？来，將馮玉吾帶到苏州府听审，吩咐起轎！

〔牌子。同下。〕

第二十四場

〔陶复朱上。〕

陶复朱 閑来無事不从容，睡覺东方日已紅。

在下陶复朱，昨日从苏州回来，今日去到城隍庙中，一則降香，二則还願！

（唱）为人在世無百年，
走东闖西各为錢。
有朝一日無常到，
就是銀山拿去难。（下）

第二十五場

〔門子引况鍾上。〕

况 鍾 （唱）在山陽訪明了友蕙冤枉，

駕小舟又来在無錫地方。

本府、况鍾。淮安之事俱已查明，又来至無錫地方，百姓言我已到此地。因此扮了个測字先生模样，私下查訪。前面已是城隍庙。院子，你在庙外等候不要远走！

門 子 是。（下）

况 鍾 滿江撒下金釣餌，那怕魚兒不上鈎！（下）

第二十六場

〔婁阿鼠上。〕

婁阿鼠 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叫門心不惊。

我、婁阿鼠。居住無錫县。是我一时凶心陡起，杀死尤二，拿了他家十五貫錢。不想他女兒夤夜逃走，可巧有一年幼后生相随，地方公差赶上，离皋桥不远地方將他拿住。真巧！这小子也有十五貫銅錢，老爷升堂，他替我挨打挨棍，真想不到把一个替命鬼定成死罪，批与苏州府况大老爷監斬，临斬喊冤。况大老爷領了督令兩支令箭去到淮安查办，不久要到我們这里来了。不免到城隍庙求支神签，倘有不測，好溜之乎也！

〔陶复朱上。〕

陶复朱 口念千声佛，長燒万炷香。

鼠哥見礼了！

婁阿鼠 还礼了。你从哪里回来？

陶复朱 我从苏州回来！

婁阿鼠 你的买卖發財？

陶复朱 买卖倒好。你的賭运如何？

婁阿鼠 不必問了，一要就輸！

陶复朱 你們賭博場中人有輸有贏，总会翻稍的。啊鼠哥，你为何这样慌張？

婁阿鼠 我們这里有件官司！

陶复朱 誰家官司？

婁阿鼠 尤二家的。

陶复朱 那尤二什么官司？

婁阿鼠 不知什么人將尤二打死了！

陶复朱 那尤二为何叫人打死？

婁阿鼠 陶大哥，你听！

(唱)那尤二他生来命中旁相，

因为那十五貫才把命伤。

[况鍾暗上。]

况 鍾 哎呀，听見那人言道“十五貫”三字，不免听他一听。

陶复朱 怎么因为十五貫被人害死？

婁阿鼠 他女兒將他害死的。

陶复朱 他那女兒豈肯害他繼父？

婁阿鼠 他那女兒見他繼父背負十五貫回家，他女兒与奸夫將尤二害死，晝夜逃走，地方公差追至臬桥，見一男一女一处歇息，就拿了来了。

陶复朱 有什么憑証？

婁阿鼠 陶大哥呀！

(唱)十五貫背在了他的肩上，

因此上該叫他二人抵償。

况 鍾 兄台們，莫非要起数？請講，照顧照顧罢！

陶复朱 我們不起数，你且外站一站。

况 鍾 我就在此站一站何妨！

陶复朱 这是几时的事？

婁阿鼠 是去年上半年的事。

陶复朱 凶手是哪里人氏，你可曾知道他的名字？

婁阿鼠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人氏。他叫什么熊友蘭！

陶复朱 我去年在苏州船上見着一个艄工也叫熊友蘭。聞听他兄弟遇難，他痛哭凄慘，是我一时不忍，独力贈他十五貫錢回县交納，难道就是他！那是我的錢怎

么又成了尤二的錢呢？

婁阿鼠 怎么那是你的錢，有什么証見！

陶复朱 現有众客商与船家亲眼得見，豈不是見証。

婁阿鼠 客商船家算不了見証。

陶复朱 不要你管，我去參神。城隍老爷：今日弟子不能降香，我去与熊友蘭辯明十五貫之事，改日再来还願！

婁阿鼠 我劝你少管閑事！

陶复朱 鼠哥呀！

(唱)去年間在苏州客船之上，

熊友蘭为兄弟痛哭悲伤，

我救他反害他事难料想，

一定要到公堂搭救熊郎。

婁阿鼠 陶哥！

(唱)你为何太执意一定前往，

此一去恐怕你被攀有伤。

陶复朱 哎呀，鼠哥！我与那人十五貫不能救他兄弟，反害了他，我陶复朱罪也不小。

婁阿鼠 陶哥，自古道：一身入公所，九牛牽不回。那熊有蘭又不与你沾亲帶故，反把自己身子往釘子上撞作甚？

陶复朱 罪是我的罪，不与你相干！

婁阿鼠 是不与我相干，我离你远着哪！我劝你不信，你到苏州府堂上，看那知府况大老爷，他兩只眼睛人人害怕，你要替他喊冤，這場官司人命关天，向你要凶手，你是說張三、說李四呢？

陶复朱 你莫要管我，我要去呀！（下）

婁阿鼠 陶大哥，回来，回来！哎呀，城隍老爷！（牌子）这可要坏了！

况 鍾 兄台是不是要起数！
婁阿鼠 我要求签，你叫我起数，起数就起数。怎么起法？
况 鍾 不过观枚测字。
婁阿鼠 什么叫“观枚测字”？
况 鍾 若有心事，順手写一字来，目下能断吉凶！
婁阿鼠 起不成，我不会写字！
况 鍾 随便說一字也可。
婁阿鼠 就是我的名字吧！
况 鍾 尊駕貴姓？
婁阿鼠 我叫婁阿鼠！
况 鍾 嘔！婁阿鼠！（背白）本府夢見一熊銜鼠，莫非应在此人身上。
婁阿鼠 先生听見我的名字为何發呆！
况 鍾 不是啊，好个名字。你我就地而坐。
婁阿鼠 坐下！
况 鍾 不知兄台这个“鼠”字問的是什么事呀？
婁阿鼠 問的是官司的事！
况 鍾 “鼠”字十四划，無一不成双，陰中之陰，是个凶相，若占官司，目下完結不了。
婁阿鼠 什么时候才能完結哪？
况 鍾 此数你是代占，还是自占？
婁阿鼠 我替人占的！
况 鍾 依数看来不像代占，誠恐是起禍之由。常言說：鼠得食全是盜来之物，勾引起盜窃什么东西，內中有一人可姓尤么？
婁阿鼠 姓尤不姓尤便怎么講？
况 鍾 不是呀，老鼠最喜偷油！

婁阿鼠 哎呀，活神仙指引我来了！先生，你不必管姓尤不姓尤，这内中連累我不連累我？

况 鍾 怎么連累不着你，你这个“鼠”字正是敗运，目下正交子月，这官司就要水落石出，你是代占还是自占对我实說，我与你判断明白。

婁阿鼠 实不瞞兄，确是自占。

况 鍾 这就是了，我与你細細查看。“穴”字头下加个“鼠”字乃逃窜之“窜”。你若逃走，便可逃窜走脫了。

婁阿鼠 我也想走，走得我便走。走不了，天晚了怎么走！

况 鍾 要走今天就走，明天就走不脫了！

婁阿鼠 怎么明日走不脫了？

况 鍾 鼠乃夜行之物，如果青天白晝，那就有性命之憂了。

婁阿鼠 走哪一方好？

况 鍾 鼠屬子，子屬水，水路去好。

婁阿鼠 我就走。哎呀，走不成了！

况 鍾 又是为何？

婁阿鼠 無有船，怎么走？

况 鍾 你要走不难，卑人有小舟一只在前面柳陰之下，我今晚赶到苏州，一同前去！

婁阿鼠 哎，先生哪！

（唱）我与你前世緣今世遇上，

多謝你指引我遇難呈祥。

况 鍾 （唱）四海內皆朋友何須夸獎，

但願你脫危難早履平康。

婁阿鼠 先生这是挂錢，这是船錢，前面就是我家，去取行李。

况 鍾 早些来！

婁阿鼠 就来。（下）

况 鍾 門子快来!

〔門子上。〕

門 子 有何吩咐!

况 鍾 少时有人到来，你我师徒相称，不要走漏消息。

〔婁阿鼠上。〕

婁阿鼠 心忙意乱，一跑当先。

先生我来了! 此位?

况 鍾 小徒!

婁阿鼠 令徒嗎? 好好，咱們上船吧。正是：金風未勁蟬先覺，暗喪無常死不知。

〔同下。〕

第二十七場

〔船夫上。况鍾、門子、婁阿鼠同上。〕

况 鍾 搭了扶手!

〔牌子。〕

况 鍾 啊，鼠哥，我这里有个朋友須要前去探望探望，你在船上不要胡行乱走! 正是：雪里落鴻飞起現，柳藏鸚鵡語方知。(下)

婁阿鼠 你师傅走了，咱們摸牌!

門 子 不会!

婁阿鼠 不会呀，我到船里头睡覺去啦! (下)

〔門子隨下。〕

第二十八場

〔牌子。陶复朱上。〕

陶复朱 俺、陶复朱。去年船上贈熊友蘭十五貫錢鈔，打救他兄弟出牢，不想反害了他。不免去到况大老爷衙

中与他伸冤去。就此走走！

〔牌子。陶复朱下。〕

第二十九場

〔牌子。四衙役、二皂隶上。〕

皂隶甲 請了！

皂隶乙 請了！

皂隶甲 况大老爷到常州府查案，命你我在俗淑觀迎接，前去走走！

〔况繼上。〕

皂隶甲 迎接大老爷！

况 鍾 前面伺候！

〔牌子，更衣。〕

况 鍾 来，前面柳蔭树下，有一小舟，有一人同定門子，此人乃是要紧凶犯，帶往衙中听审！

皂隶甲乙 遵命！（下）

况 鍾 起轎回衙！

〔牌子。众同下。〕

第三十場

〔二皂隶上。〕

皂隶甲 伙計！

皂隶乙 伙計！

皂隶甲 你我奉了大老爷之命，柳蔭之下，有一小舟，同老爷的門子在一处，有一要紧凶犯，就此前往！

皂隶乙 你看果然有一只小舟！

皂隶甲 船家，撑过来！

〔船夫、婁阿鼠、門子上。〕

婁阿鼠 我們船不載人的，別上來！

皂隸甲 二爷，老爷叫我帶个人去，是他不是他！

門子 是他。

婁阿鼠 怎么無原無故鎖好人？錯了。

皂隸甲 什么錯了！你是好人還不鎖你哪！走吧！（圓場）

皂隸甲 請大老爷升堂！

〔四衙役引况鍾上。〕

况鍾 那人可曾拿到？

皂隸甲 拿到了。

况鍾 將他小心看守，少时本府审問！

皂隸甲 先把他帶下去！

婁阿鼠 帶我到哪兒，我跟你們到哪兒！（下）

况鍾 来！

众 啊！

况鍾 將熊友蘭、熊友蕙兩案案卷、人犯一齐帶上来！

二皂隸 將熊友蘭、熊友蕙兩案案卷、人犯一齐帶上来！

〔侯三姑、苏戌娟、熊友蘭、熊友蕙同上。〕

侯三姑
苏戌娟
熊友蘭
熊友蕙

与大老爷叩头！

况鍾 熊友蕙你这金环从何处拾来？

熊友蕙 从書架之上拾取！

况鍾 侯三姑，你公公安你金环、宝鈔放在何处？

侯三姑 放在床前桌兒之上，睡覺之間就不見了。

况鍾 这就是了。本府將此案与你們断明。熊友蕙你可曾买过鼠药害鼠么？

熊友蕙 小人想起来了，那日听得書架之上，有鼠叫之声，买来鼠药，置于餅中害鼠！

况 鍾 想那鼠虫見你讀書勤苦，銜来金环贈你，你反买鼠药害他，豈不是你自己选下杀身之禍！

熊友蕙 大老爷責的是！

况 鍾 帶馮玉吾！

众 帶馮玉吾！

〔馮玉吾上。〕

馮玉吾 与大老爷叩头！

况 鍾 去刑！

二皂隶 当堂去刑！

况 鍾 馮玉吾，你家金环被鼠盜在熊家，又将毒药面餅銜在你家，也是你疑心，命兒子前去討环，拾起面餅吃在腹內，你誣告熊友蕙通奸謀命，当該何罪？

馮玉吾 哎呀大老爷，真是小人疑心太重，若不亏大老爷明鏡高悬，害了熊友蕙、侯三姑二条人命，結下来世之仇，老大人念小人糊塗，吾兒金郎自伤性命，大老爷施恩！

况 鍾 本府將你誣告不追，賞你紋銀十兩，領尸埋葬去罢！

馮玉吾 叩謝大老爷！（下）

况 鍾 熊友蘭！

众 熊友蘭！

况 鍾 你这十五貫銅錢何人所贈？

熊友蘭 陶复朱所贈。

况 鍾 你兄弟身受冤枉，你又身負重錢，你不該与幼女同行，这是你自招杀身之罪！

熊友蘭 大老爺說的是。

況 鍾 苏戌娟，你繼父如何死的？

苏戌娟 我繼父被何人杀死，全然不知。小女子的实情，大人容稟！

(唱)自那日繼父归家轉，

十五貫錢鈔扛在肩。

他說因穷將我賣，

賣与張家做了环。

小女子聞听惊破了胆，

半夜逃出是非圈。

姑母家中去避難，

誰知大禍到眼前？

路遇熊生来作伴，

才惹下杀身的禍一端。

况 鍾 杀你繼父之人，名叫婁阿鼠，为十五貫錢將你繼父害死，本府將此案訪明。苏戌娟，侯三姑，你二人是無罪之人，各自回家去罢！

苏戌娟
侯三姑 小女子們父母双亡，無处投奔，情願为奴婢伺候夫人！

况 鍾 好，本府意欲收你二人为螟蛉女兒，你們可願意否？

苏戌娟
侯三姑 女兒拜見恩父！

况 鍾 好，你二人下边更衣去吧！

苏戌娟
侯三姑 謝过恩父！（同下）

况 鍾 熊友蘭，熊友蕙，你弟兄乃無罪之人，送你二人紋銀百兩，奮志攻書，以期成就功名。下面更衣去吧！

熊友蘭 叩謝大老爷！

熊友蘭 正是：从空伸出拿云手，

熊友蘭 救出天罗地網中。（同下）

况 鍾 帶尤氏、婁阿鼠！

四衙役 帶尤氏、婁阿鼠！

（皂隶押尤氏、婁阿鼠上。）

尤 氏 兄弟真正死的苦，

婁阿鼠 来到苏州犯了賭。

尤 氏 大老爷！

婁阿鼠

况 鍾 尤氏一旁跪！

四衙役 尤氏一旁跪！

况 鍾 婁阿鼠你抬起头来，你可認得我么？

婁阿鼠 你是城隍庙的測字先生，我如何不認得！

况 鍾 好个凶徒，你杀死一人，險些連累兩条性命，拉下去打！（众应介，打介）

二皂隶 打完！

况 鍾 你盜去十五貫錢，杀死尤二，从实招来！

婁阿鼠 我行的事，測字先生——

四衙役 呼大老爷！

婁阿鼠 大老爷就算大老爷，我不教皮肉跟我受苦，全招。

况 鍾 当堂画供！

四衙役 画供！

婁阿鼠 哎，我婁阿鼠今日报应了！

〔牌子。〕

况 鍾 尤氏！

尤 氏 有！

况 鍾 你誣告好人，險些連累兩條性命，本當重辦；念你是一婦道，痛弟之情，赶出去！

尤 氏 今日我才明白屈了我的侄女了！（下）

况 鍾 將婁阿鼠上刑收監，等待處決！

婁阿鼠 天理昭彰，神目如電，來到蘇州自投羅網！（下）

〔陶復朱上。〕

陶復朱 大老爺冤枉！

况 鍾 帶進來！

四衙役 帶進來！

陶復朱 小人叩頭！

况 鍾 你可是陶復朱？

陶復朱 小人正是。

况 鍾 好，難為你，仗義疏財。來，與陶復朱插花披紅，鼓樂送出儀門！

陶復朱 叩謝大老爺！哈哈！（笑下）

况 鍾 來，順轎上院！

〔牌子。眾同下。〕

第三十一場

〔四龍套引考官上。〕

考 官 三年遍選科場開，招取天下眾英才。

眾學子占號！

四龍套 眾學子占號！

〔熊友蘭、熊友蕙、甲、乙二舉子同上。〕

熊友蘭 天字號！

熊友蕙 地字號！

舉子甲 元字號！

举子乙 不知道!

四龙套 黄字号!

举子乙 就是黄字号!

考官 散卷照题做文!

〔熊友蘭、熊友蕙、举子甲、乙同下。〕

考官 执签巡風! (牌子) 鳴鑼收卷!

〔众举子出号交卷。〕

考官 文章甚好, 出一对联, 答对便去!

众 請老大人出題!

考官 天字号!

熊友蘭 在。

考官 听本院上联: 船载石头, 石重船輕輕载重;

熊友蘭 学生对下联: 丈量土地, 土長杖短短量長!

考官 好, 开門送出。

熊友蘭 謝大人! (下)

考官 地字号!

熊友蕙 在!

考官 听对: 画上行人, 無風無雨常打傘!

熊友蕙 下联: 屏中飞鳥, 有朝有夕不歸巢!

考官 好, 开門送出。

熊友蕙 謝大人! (下)

考官 元字号听对!

举子甲 在!

考官 課占六爻: 內卦三爻, 外卦三爻;

举子甲 下联: 丈量八尺: 隨身四尺, 离身四尺。

考官 好, 开門送出。

黄字号听对!

举子乙 老大人馬棚內伸腿！

考 官 此話怎講！

举子乙 請大人出題。

考 官 胡說！听对：鷺鷥沙灘戏銀魚，魚白鳥白水白白白
白白。

举子乙 学生下联：敬德西山去挖煤，煤黑窖黑人黑黑黑黑
黑。

考 官 “黑”字太多了！

举子乙 大人“白”字也不少。

考 官 赶他出去！

四龙套 出去！

举子乙 出去就出去。今科不伸，下科再来！（下）

考 官 上殿交旨！

〔牌子。同下。〕

第三十二場

〔四龙套、一傘夫、一旗牌、熊景輝上。〕

〔牌子。〕

熊景輝 今奉王命出朝堂，皇恩浩大獎栋梁。

老夫、熊景輝，江南山陽縣人氏。只因新科進士熊友蘭、熊友蕙乃是同胞弟兄，眾同年齊奏一本，他二人身受冤枉，多亏蘇州府知府況鍾在常、淮二府訪出冤情。聖上大喜，升況鍾江南督糧道。那熊家二子又是老堂侄，熊友蘭入翰林庶吉士，熊友蕙分發江西濟水縣正印。老夫奉旨江南察辦事件，那況鍾又與我同年，禮當拜望于他。來，往蘇州府去者！

〔牌子。原人同下。〕

第三十三場

〔牌子。四衙役、熊友蘭、熊友蕙上。〕

熊友蘭 下官、熊友蘭。

熊友蕙 下官、熊友蕙。

熊友蘭 多蒙聖恩歸入翰林，兄弟放江西濟水縣知縣，請假半年回家祭祖！

熊友蕙 兄長，既已來至江南，何不先到蘇州府叩謝救命之恩！

熊友蘭 好！來，往蘇州府去者！

〔牌子。同下。〕

第三十四場

〔門子引況鍾上。〕

況 鍾 百姓安享丰年日，農商共庆喜月時。

〔院子上。〕

院 子 有人么？

門 子 什么人？

院 子 京中工部侍郎熊景輝拜！

門 子 啓老爺：京中工部侍郎熊景輝拜。

況 鍾 景輝乃是我的同年。有請！

門 子 有請。

〔牌子。熊景輝上。〕

熊景輝 年弟！

況 鍾 年兄，年兄請上受我一拜！

熊景輝 我也有一拜！恭賀年弟升任督糧道，早晚聖旨到來，可喜可賀！

况 鍾 年兄提拔！

熊景輝 前者多蒙年弟深体民情，救了熊家二子，此二子乃是愚兄堂侄，当面謝过！

况 鍾 豈敢！为民伸冤，理所当然。

〔四衙役、熊友蘭、熊友蕙上。〕

熊友蘭 有人么？

門 子 什么人？

熊友蘭 熊友蘭帶領胞弟叩謝老恩师天恩！

門 子 熊友蘭帶領胞弟前来叩謝。

况 鍾 有請！

門 子 有請！

〔牌子。〕

熊友蘭 老恩师受我弟兄一拜！

况 鍾 豈敢！

熊友蘭 伯父在此，侄兒多年未見，受侄兒們一拜！

熊景輝 不必拜了！

况 鍾 看坐！

熊友蘭 老恩师，伯父在此，哪有我等坐位？

况 鍾 有話長談，哪有不坐之礼！

熊友蘭 告坐！

况 鍾 二位賢契升任何处？

熊友蘭 多蒙聖恩，已入翰林！

熊友蕙 小生放江西济水县正印！

况 鍾 老年兄，下官有女二人，与二位賢侄以奉箕帚，老

年兄不可推托！

熊景輝 如此，你二人拜見岳父！

熊友蘭
熊友蕙 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

況 鍾 先攜新人交拜，明天一同歸里。后堂擺宴與年兄、
賢婿賀喜！

〔蘇戍娟、侯三姑上，拜堂介。下。〕

众 請！

〔尾聲。众同下。〕

統一書号：10071·186

定 价：(7) 0.36 元